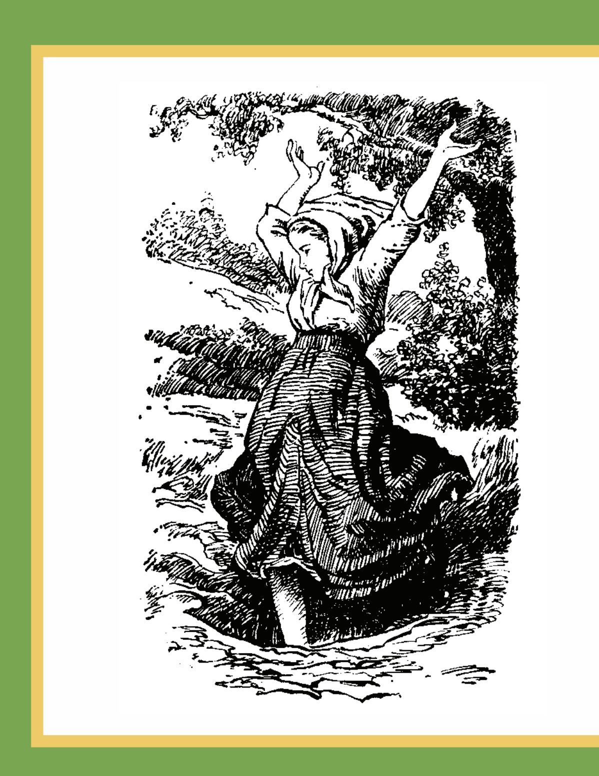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九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九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六篇童话，一般都认为是精心结构的作品。为了写《沼泽王的女儿》,作者曾读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先后修改了六次。《钟渊》写的是作者故乡一个民间传说。《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也是根据民间传说写的，但作者把这个傲慢姑娘得救的经过写成了一首诗。

目　　次



沼泽王的女儿

鹳鸟讲了许多故事给自己的孩子听，都是关于沼地和洼地的事情。这些故事一般说来，都适合听众的年龄和理解力。最小的那些鸟儿只须听听“叽叽，喳喳，刮刮，”就感到有趣，而且还会认为这很了不起呢。不过年纪大点的鸟儿

则希望听到意义比较深的事情，或者无论如何与它们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鹳鸟之中流传下来的两个最老和最长的故事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关于摩西的故事。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尼罗河上，后来他被国王的女儿发现了，得到了很好的教养,终于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①。他的葬地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个故事人们还不知道，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本地故事的缘故。这个故事是几千年来鹳鸟妈妈世代相传下来的。它们一个比一个讲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好了。

讲这故事和亲身参加这个故事的头一对鹳鸟夫妇，住在一个卫金人②的木屋子里,把它当做它们夏天的别墅。这是在温德素色尔的荒野沼泽地旁边；如果我们要表示我们

---

① 根据古代希伯莱人的传说，犹太人摩西生在埃及。那时埃及的国王,为了要消灭犹太种族,下命令说,凡是犹太人生下的男孩子都要杀死。摩西的母亲因此就把摩西放在尼罗河上的一个方舟里。埃及国王的女儿看到这个美貌的孩子，就把他收来作为养子。他后来领着犹太民族离开埃及到迦南去开始新的生活，事见旧约出埃及记。

② 卫金人（Viking）是最先住在北欧的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在第八世纪和第九世纪征服过英国，并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王国。

学识渊博，那就不妨说，这地方是在叔林①区的大沼泽地附近，在尤兰极北的斯卡根一带。那儿仍然是一片茫茫的沼泽。关于它的记载，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看到。据说这儿本来是海底，后来变得高起来了。它向四边扩展了许多哩路，它的周围是一片潮湿的草原和泥泞的沼地，上面长满了能变成泥炭的青苔、野黄莓和矮小的树。这地方的上空差不多老是有一层烟雾；七十年以前，这儿还有豺狼出现。把它叫做荒野的沼地是一点也不错的。人们不难想象，它曾经是多么荒凉，它在一千年以前该是有多少沼泽和湖水！

是的，那个时候可以看到的东西，现在仍然可以看得到，一丝也没有改变。那时的芦苇跟现在的一样高，而且长着跟现在一样长的叶子和开着蓝而带棕色的绒毛般的花。跟现在一样，那时的桦木也长出白色的皮和细嫩的松散的叶子。至于住在那儿的生物，唔，苍蝇穿的纱衣服，跟它现在穿的没有两样。那时鹳鸟的上衣的颜色仍然是白中夹着黑点；袜子仍然是红的。但是那时人们所穿的上衣，却跟现在所穿的式样不同；不过，无论谁在这泥泞的沼地上走过，

① 叔林（Hjoring）是现在丹麦的一县。

不管他是猎人或者随从,他在一千年前所遭遇的命运,决不会与现在两样。他会陷下去，一直沉落到大家所谓的沼泽王那儿去。沼泽王统治着地下的那个广大的沼泽帝国。人们也可以把他叫做泥地王，不过我们觉得最好还是把他叫做沼泽王——鹳鸟也是这样叫他的。人们对于他的统治，所知道的并不多；可能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个卫金人的木房子就在沼泽地的附近，紧贴着林姆海峡。这房子有石建的地下室、塔和三层楼。鹳鸟在屋顶上建筑了一个窠;鹳鸟妈妈在这儿孵卵。它很有把握,认为它孵的卵一定会有良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鹳鸟爸爸在外面呆了很久。当它回到家来的时候，它的样子很慌张和忙乱。

“我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它对鹳鸟妈妈说。

“让它去吧!”它回答说。“请记住，我在孵卵呀。这会搅乱我，蛋会受到影响!”

“你应该知道这事情!”它说。“她——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已经到这儿来了！她冒险旅行到这儿来——现在她却不见了!”

“她，她是仙女的后代呀！快点告诉我吧！你知道,我在孵卵，我可是等待不了呀！”

“你知道，妈妈,她一定相信了医生的话——这是你告诉我的。她相信这儿沼泽的花可以把她父亲的病治好。她穿着天鹅的羽衣,跟另外两个穿羽衣的公主一起飞来了。这两个公主每年飞到北方来,洗一次澡,恢复她们的青春！她到这儿来了。现在她却不见了！”

“你有些太噜苏！”鹳鸟妈妈说。“这些蛋可能伤风呀。你把我弄得紧张起来，我可受不了！”

“我已经观察过了！”鹳鸟爸爸说。“今晚我到芦苇丛里去过一次——这儿的泥巴可以托得住我。那时飞来了三只天鹅。它们飞行的样子似乎告诉我说:‘不对！这不太象天鹅;这只是天鹅的羽衣！’妈妈,你象我一样,一看就知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

“当然我知道！”它说。“不过快点把那个公主的事情告诉我吧！什么天鹅的羽衣，我已经听厌了！”

“你知道，沼泽中央很象一个湖，”鹳鸟爸爸说。“如果你稍微立起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在那儿芦苇和绿泥巴的近旁,躺着一根接骨木残株。有三只天鹅坐在那上面;



它们拍着翅膀,向四周观察。它们有一只脱下羽衣;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们埃及主人的公主!她坐在那儿,除了她的黑发以外，身上什么外衣也没有穿。我听到她请另外两位好好看着她的天鹅羽衣；然后她就跳到水里去采她幻想在那里开着的花朵。那两位点点头,飞到空中,把那脱下的羽衣衔起来。她们把它拿去干什么呢？我想。我想她可能也要问同样的问题。她马上得到了回答,而且很干脆:那两位拿着她的天鹅羽衣飞走了！‘你沉下去吧!’她们喊着说;‘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穿着天鹅的羽衣飞，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埃及了！请你在沼地里住下吧!’于是她们就把天鹅羽衣撕成一百块碎片,弄得羽毛象暴风雪似地在四处乱飞。于是这两位不守信义的公主就飞走了!”

“那真可怕!”鹳鸟妈妈说。“我听到真难过！不过请赶快把结果告诉我吧。”

“公主哭得真是可怜伤心!她的眼泪滴到那根接骨木树的残株上。这根残株就动起来,因为它就是沼泽王本人——他就住在这块沼泽地里！我亲眼看见残株怎样一转身就不再是残株了。粘满了泥的长枝椏伸出来了,象手臂一样。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非常害怕起来，她想从这块泥泞地逃

走。但是这块地方连我都托不住,当然更谈不到她了。她马上就陷下去,接骨木树的残株也沉下去了。事实上,他把她托下去了。黑色的大泡沫冒出来了;他们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公主现在是埋到荒凉的沼地里去了,她永远也不能带一朵花儿再回到埃及去了。妈妈,你一定不忍看到这情景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你不该讲这类的事儿给我听!这些蛋可能受到影响呀!那个公主会自己想办法的!一定会有人来帮助她!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或我的身上,或者在我们家族的任何人身上,我们就统统都完了!”

“但是我要每天去看看!”鹳鸟爸爸说。它说得到就做得到。

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它看到一根绿梗子从深沉的沼泽地里长出来了。当它达到水面的时候,它冒出一片叶子来。叶子越长越宽;在它旁边又冒出一个花苞来了。有一天早晨,当鹳鸟在梗子上飞过的时候,花苞在强烈的太阳光中开出一朵花来;花萼里面躺着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好象刚刚洗完澡的小女孩。她很象埃及的那位公主——鹳鸟一看见就认为她



是那位公主,不过缩小了一些罢了。可是仔细想一下,它又觉得她很可能是公主跟沼泽王生的孩子,因此她才躺在睡莲的花萼里。

“她决不能老躺在那儿!”鹳鸟爸爸想。“不过我窠里的孩子已经不少了!我有了一个办法!那个卫金人的妻子还没有孩子,她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家伙!人们说小孩子是我送来的;这一次我倒真的要送一个去了!我要带着这孩子飞到

卫金人的妻子那儿去：那将是一件喜事!”

于是鹳鸟把这女孩抱起来,飞到那个木房子里去。它用嘴在那个镶着膀胱皮的窗子上啄开一个洞，然后把孩子放在卫金人的妻子的怀里。接着它就马上飞到鹳鸟妈妈这边来，把它所做过的事情讲给它听。小鹳鸟们静静地听这个故事，因为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够大，可以听了。

“你看,公主并没有死呀！她已经送一个小家伙到地面上来了，而且这小家伙现在还有人养!”

“我一开头就说过,结果就会是这样!”鹳鸟妈妈说。“现在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我们旅行的时候快到了；我已经感到我的翅膀开始发痒了,杜鹃和夜莺已经动身;我听



到鹌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有顺风吹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得好好操练一下才对！”

嗨，卫金人的妻子第二天早晨醒来，看见怀里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她是多么高兴啊！她吻她，摸她，但是她却哭得厉害，因她的臂和腿乱踢乱打，看样子她一点也不感到快乐。最后她哭得睡去了。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一副样儿才可爱呢。卫金人的妻子真是高兴极了；她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舒服。于是她就幻想，她的丈夫和他的部下一定也会象这个小家伙一样，某一天意外地回到家来。因此她就和全家的人忙着准备一切东西。她和她的女仆人所织的彩色长挂毡——上面有他们的异教神祇奥丁、多尔和佛列亚① 的象——也挂起来了；奴隶们把那些作为装饰品的旧盾牌也擦亮了；凳子上放好了垫子；堂屋中间的火炉旁边放好了干柴，以便火随时就可以点起来。卫金人的妻子亲自安排这些事情，因此到天黑的时候她就很困了。这天晚上她睡得很好。

她在天明前醒来的时候，真是惊恐极了，因为孩子已经不见了！她跳下床来，点起一根松枝，在四周寻找。她发现

---

① 这都是古代北欧神话中的神仙，与基督教无关。

在她床上的脚头有一只很丑的大青蛙,而没有那个孩子。她一看到这东西就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情。于是她就拿起一根粗棍子，想要把这两栖动物打死。不过它用一种非常奇怪和悲哀的眼光望着她,结果她不忍下手。她又向屋子的四周望了一眼——青蛙发出一个低沉、哀哭的声音。这使她打了一个寒颤。于是她从床边一脚跳到窗子边，立刻把窗子打开。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从窗子射到床上这只大青蛙的身上。忽然间，青蛙的大嘴仿佛在收缩，变得又小又红;它的四肢在动,在伸,它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床上又是她自己可爱的孩子，而不再是一只奇丑的青蛙了。



“这是怎么回事情?”她说。“难道我做了一个恶梦不成?这儿不就是我的美丽的天使吗?”

于是她吻她,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上。不过这孩子象一只小野猫似地挣扎着,咬着。

卫金人在这天和第二天的早晨都没有回来,虽然他现在正是在回家的路上。风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吹,朝有利于鹳鸟旅行的南方吹。一人的顺风就是他人的逆风。

过了两天两夜,卫金人的妻子才弄明白她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原来她身上附着一种可怕的魔力。在白天她是美丽得象一个光明之女神,但是她却有一个粗犷和野蛮的性格。可是在晚上她就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非常安静,只是叹气,睁着一对忧郁的眼睛。她身上有两重不同的性格在轮流地变幻着。鹳鸟送来的这个小姑娘的外表在白天象母亲,但是性情却象父亲。在晚间,恰恰相反,她父亲的遗传在她身体的外部表现出来,而她母亲的性格和感情则主宰着她的内心。谁能把她从这种魔力中解放出来呢?

卫金人的妻子为这件事感到焦虑和悲哀。她为这个小小的生物担心。她觉得,在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不能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他,因为他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孩子放在公

共的大路上，随便让什么人把她抱走。这个善良的卫金女人不忍心这样做，因此她就决定只让卫金人白天看到这个孩子。

有一天早晨，屋顶上响着鹳鸟拍翅的声音。头天晚上有一百多对这类的鸟儿在操练，后来又在这儿休息；现在它们起身飞到南方去。

“所有的男子，准备！”它们喊着。“妻子和孩子们也要准备！”

“我真觉得轻快！”年轻的鹳鸟们说。“我的腿子里痒酥酥的，好象我肚皮里装满了活青蛙似的。啊，飞到外国去，多么痛快啊！”

“你们必须成群结队地飞行！”爸爸和妈妈说。“不要话讲得太多，那会伤精神的！”

于是这些鹳鸟就飞走了。

在这同时，号角声在荒地上响起来了，因为卫金人和他的部下已经登岸了。他们满载着战利品，正向家里走来。这些战利品是从高卢人的领海上掠来的。那儿的人，象住在不列颠的人一样，在恐怖中唱：

上帝啊，请把我们从野蛮的诺曼人①手中救出来！

啊，在沼泽地的卫金人的堡塞中，生活是多么活跃，多么愉快啊！大桶的蜜酒搬到堂屋里来了，火烧起来了，马被斩了，这儿要热闹起来了。祭司把马的热血洒在奴隶们身上作为祭礼；火在熊熊地烧着，烟在屋顶下翻腾，烟灰从梁上落下来，不过这种情形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许多客人到来了；他们得到许多贵重的礼物，他们之间的仇恨和恶意现在都忘掉了。他们在痛快地喝酒，在把啃过了的骨头向彼此的面上抛——这表示他们的高兴。他们的歌手——他是一个乐师，也是一个武士——为他们唱了一曲歌；因为他曾经和他们在一道过，所以他们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在这歌里面，他们听到他们战斗的事迹和功勋。每首歌的结尾都有同样的叠句：

财富、亲仇和生命都不能持久，

只有光荣的名字会永垂不朽。

① 这是古代土著的北欧人，经常到法国和英国从事掳掠的活动。

他们击着盾牌，或用刀子和骨头敲着桌子。

卫金人的妻子坐在宽广的大厅里的十字凳上。她穿着绸衣服，戴着金钏子和大颗的琥珀珠：这是她最华贵的打扮。那个歌手在他的歌中也提到了她，并且还唱出她带给她富有的丈夫的那些贵重的嫁奁。她的丈夫在白天的光中看到了这个可爱孩子的美貌，感到万分地高兴。这个小生物的狂野动作特别讨他的欢心。他说，这个女孩子长大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堂堂的女英雄，敢于和巨人作战，当一只熟练的手开玩笑地用快刀割掉她的眉毛的时候，她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蜜酒桶已经空了；新的一桶又被运进来了，因为这群人一喝就要喝个痛快，而且他们能喝。那时有这样一句谚语：“家畜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牧场，但是一个傻气的人却不知道他的胃能装多少。”是的，他们知道，不过知和行却是两回事情！他们也知道：“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在人家坐久了，也会引起人讨厌的！”不过，他们仍然坐着不动，因为肉和蜜酒究竟是好吃的东西！时间过得非常愉快！夜间，奴隶们睡在温暖的灰里，舔着他们在油脂里浸过了的手指。这是一个快乐的时代！

这一年，卫金人又出征了，虽然晚秋的风暴已经开始在咆哮。他和他的武士们登上不列颠的海岸，照他的说法，这不过"只是过一次海"而已。他的妻子和那个女孩子留在家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养母不久就会喜爱这只有温柔眼睛和发出叹息的青蛙，而不喜爱在她身边打着闹着的那个漂亮女孩子。

秋天潮湿的浓雾——能够把树叶咬掉的"无嘴兽"——已经复在灌木林和荒地上了。人们所谓的"没有羽毛的鸟儿"——雪花——在纷乱地飞舞。冬天很快地到来了。麻雀占据了鹳鸟的窠；它们根据自己的看法，谈论着那些离去了的主人。不过这对鹳鸟夫妇和它们的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鹳鸟现在在埃及。那里太阳照得很暖和，正如这儿的晴朗夏天一样。附近一带的罗望子树和槐树已经开满了花。穆罕默德的新月在清真寺的圆屋顶上闪耀着；在那细长的尖塔上坐着多少对鹳鸟夫妇——它们作了番长途旅行，现在正在休息。整群的鸟儿，在庄严的圆柱上，在倾颓的清真寺的拱门上，在被遗忘了的纪念碑上，筑了窠，这些窠一个接

着一个地联在一起。枣树展开它的青枝绿叶,象一把阳伞。灰白色的金字塔,在遥远沙漠上的晴空中耸立着,象大块的阴影。在这儿,鸵鸟知道怎样运用它们的长腿;狮子睁着巨大而灵敏的眼睛,注视着半埋在沙里的斯芬克斯大理石象。尼罗河的水位降低了;河床上全是青蛙——这景象,对鹳鸟的族人说来,是这国家里最值得看的东西。年轻的鹳鸟们以为这不过是视觉的幻影,因为这一切是太可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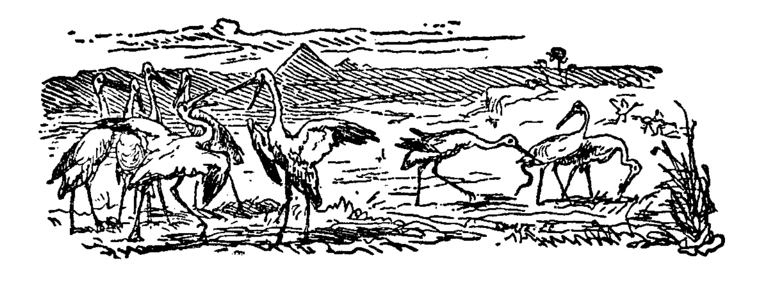
“这儿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我们温暖的国度里,它永远是这样的!”鹳鸟妈妈说。小家伙们的肚皮马上就觉得痒起来。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吗?”它们问。“我们是不是还要飞向遥远的内地去呢?”

“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看了,”鹳鸟妈妈说。“这丰饶的地带里现在只有荒凉的森林。那里面的树儿紧密地交织着,并且被多刺的爬藤联接在一起——只有象才能用粗笨的脚打开路走。蛇对我们说来,是太大了,而蜥蜴又太快了。假如你们要到沙漠里去,你们的眼睛便会塞满了沙;不管是好是坏,你们总会被卷到沙柱中去的。唳,最好还是呆在这儿吧!这儿有的是青蛙和蝗虫!我要在这儿住下来;你们

也将要在这儿住下来!”

它们于是就住下来了。爸爸妈妈坐在一个尖塔顶上的窠里;休息了一会以后,它们就忙着理它们的羽毛,在它们红色的腿上磨它们的嘴。它们不时伸出颈来,庄严地致敬礼,然后又把头举起来,露出它们的高额角,美丽而柔滑的羽毛,射出聪明光芒的棕色眼睛。年轻的女鹳鸟们在丰茂的芦苇中高视阔步地走着,顽皮地瞧着别的年轻鹳鸟,交了一些朋友,每走三步就吞一只青蛙,或者用嘴衔着一条小蛇前后摆动——它们认为这东西对于它们的身体有益,而且味道很美。



年轻的男鹳鸟们开始吵闹起来,用翅膀互相打着,用嘴互相啄着,有时甚至啄得流出血来。年轻的男鹳鸟和女鹳鸟就这么订了婚,有时另一对也订了婚。这就是它们生活的目的。于是它们就建筑一个新的窠,又开始新的吵闹,因为

在热带的国度里，人们的脾气总是急躁的。不过这也很有趣，特别引起老年人的高兴，因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事情总是可爱的！这里每天都有太阳光，每天都有许多东西吃。它们除了娱乐以外，什么也不想。但是在它们埃及主人——它们这样称呼他——的宫殿里，愉快的事情可就没有了。

那位富有的、威严的主人躺在床榻上；在这四壁五光十色的大厅里，他象一具木乃伊似的，僵直地伸展着四肢；看样子，他象是躺在一朵郁金香里面一样。他的家人和奴仆都站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并没有死，虽然人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是活着的。那朵产自北国沼泽地的、能治病的花儿，原是要由一个最爱他的女儿去采来送回家的；但是她永远没有送回来。他美丽的年轻女儿，穿着天鹅的羽衣，越过大海和陆地飞到那遥远的北方去，以后永远也没有再回来。“她已经死了！”回来的那两位天鹅姑娘报告说。她们编了一套完整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空中高高地飞：一个猎人看到了我们，向我们射出箭来。那箭射中了我们年轻的朋友。她一边唱着告别之歌，一边就慢慢地落下来了。她作为一只要死的天鹅落到树林中的湖里去了。我们把她埋葬在湖岸旁的一

株芬芳的、低垂的赤杨树下。但是我们报了仇。燕子在那猎人的草屋顶下筑了一个窠；我们就在这燕子的翅膀下绑上了一把火。房子烧起来了;那个猎人就在房子里烧死了。火光照到湖上，一直照到那株低垂的赤杨——她在它的土底下安息。她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埃及来了!”

这两个人于是就哭起来。当鹳鸟爸爸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它的嘴就响起来，弄得很远都可以听得见。

“全是捏造的谎话!”它说。“我真想把我的嘴啄进她们的胸口里去!”

“可能把你的嘴啄断了啦!”鹳鸟妈妈说。“那时你的一副尊容才好看呢！你先想想自己和家庭吧！别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不过明天早晨我要到那个圆屋顶上坐下来。学者和聪明人将要在那里集会,研究病人的情况:可能他们的结论比较更能接近真理。”

学者和聪明人都来了,讲了许多话,许多高深的话；鹳鸟完全摸不着头脑。而且这些话对于病人和在那个荒凉沼泽地的女儿也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我们听听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得听许多话。

不过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再听一次，了解清楚，也是完全应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事儿了解得更多一些，最低限度了解得和鹳鸟爸爸一样多。

“爱产生生命！最高贵的爱情产生最美好的生命！只有通过爱才能把他的生命救出来。”人们这样说。那些学者说，这些话讲得非常聪明，很有道理。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鹳鸟爸爸立刻说。

“这话的意思我不太了解！”鹳鸟妈妈说。“而且这不能怪我，只能怪那个想法。不过让它去吧，我有别的问题要考虑！”

那些学者讨论着这种爱，那种爱，爱与爱之间的分别，恋人之间的爱，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植物和阳光之间的爱，太阳光怎样吻着沼泽地，怎样使嫩芽冒出来——这一切被阐释得那么复杂和深奥，弄得鹳鸟爸爸完全没有办法听懂，当然更谈不上传达出来了。学问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它半闭着眼睛；第二天它若有所思地用一只腿立了一整天。这么多的学问，它真是负担不了。

不过鹳鸟爸爸懂得一件事情：它听到富贵贫贱的人都讲出心里的话。他们说，这个病人躺下来，不能恢复健康；这对于成千成万的人——对于整个国家——说来，是一桩

极大的不幸。他们说,如果他能复元的话,那么大家都会感到快乐和幸福。“不过能使他恢复健康的那朵花儿，是生长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在高深的书籍中,在闪耀的星星上,在天气和风中探讨过。他们探讨过他们所能想到的种种法门。最后,学者和聪明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了的，都说:“爱产生生命——父亲的生命。”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们所说出的东西比他们所能理解的多。他们反复地说，并且开出药方:“爱产生生命。”不过他们怎样照这个药方来准备这服药呢？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只有全心全意爱她父亲的那个公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在这件事发生以前,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公主在一天夜里,当新月正要下落的时候,向沙漠里的大理石斯芬克斯象走去;她把石象基石入口面前的沙拨开,走过一条通向一个大金字塔的长廊。古代强大的皇帝,装在充满了金银财宝的木乃伊匣子里,就躺在这些金字塔里。在这里面,她把头贴着死者,为的是要听出在什么地方她可以找到恢复父亲的生命和健康的法宝。

这些事做完了以后,她得了一个梦:她必须到丹麦一块

很深的沼地——地点已经详细地指点给她了——去取回一朵莲花。她可以用她的胸脯在深水里触到这朵莲花——它可以使她的父亲恢复健康。

因了这个缘故,她才穿着天鹅的羽衣,飞出了埃及而到达荒野的沼地里来。这全部的经过，鹳鸟爸爸和鹳鸟妈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比以前也知道得更详细了。我们的沼泽王把她拖下去了;我们也知道,对于她家里的人说来，她也算是永远死掉了。他们中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象鹳鸟妈妈那样说:“她会自己想办法!”因此他们只有等待,因为他们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倒想把那两个恶毒公主的天鹅羽衣偷走呢!”鹳鸟爸爸说,“好叫她们不能再飞到沼泽地去捣鬼。我将把那两件天鹅羽衣藏起，等待要用它们的时候再拿出来!”

“不过你打算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鹳鸟妈妈问。

“藏在我们沼泽地的窠里!”他说。“我和我们最小的孩子们可以一道把它们运走。如果这样还有困难,我们可以在路上找到适当的地方把它们藏起来，直到我们下次旅行的时候再搬运。当然,那个公主只须有一件天鹅羽衣就够了,但是有两件也并不坏。在北国,人们总是不会嫌衣服多的。”

“谁也不会感谢你的!”鹳鸟妈妈说。“不过你是家长。与孵卵无关的事情，我都没有意见!”

那个卫金人的堡寨是在荒野沼泽地的近旁。在春天的时候，鹳鸟就向那儿飞去。人们替那个小女孩子起了一个名字，把她叫做赫尔珈。不过这个名字对于有这种脾气和这种美貌的女子说来，是太柔和了。她的这种美貌每过一个月就显得更漂亮。在几年之内——在这期间鹳鸟们往返作过好几次同样的旅行:秋天飞向尼罗河,春天飞回沼泽的湖地里来——这个小小的孩子就长成为一个大姑娘了。她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美女。虽然她的外表可爱，她的内心可是非常残暴,比那个艰苦、阴暗时代中的大多数人还要残暴。

她喜欢把那为祭奠而杀死的马的冒着气的血，洒在她雪白的手上。在狂野中，她把祭司献给神的一只黑公鸡的颈用牙齿咬掉。她一本正经地对她的养父说:

“你在睡着的时候，如果你的敌人到来、把绳子套在你的屋梁上、把你的屋子拉倒，我也不会喊醒你的，哪怕我有这个气力也不会！我听不见,因为你多少年以前,打在我

耳朵上的巴掌，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响！你知道，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件事！”

可是卫金人不相信这话，因为他也象别的人一样，被她的美所迷住了。此外，他不知道脾气和外貌是怎样在小赫尔珈身上变幻着。

她骑马可以真不用马鞍，好象她是生在马身上似的。马飞快地奔驰，她也不会落下来，哪怕这马跟别的鬣马在互咬，她也不在乎。当卫金人的船要靠岸的时候，她常常穿着衣服从悬崖上跳到海峡的波涛里，游过去迎接他。她把她美丽的长头发剪下来，搓成弦装在她的弓上。



“自己做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她说。

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卫金人的妻子是一个有坚强性格和意志的人。不过比起她的女儿来，她要算是一个软弱和胆小的女人了。此外,她也知道,这个可怕的孩子身上附有一种魔力。

当她的母亲站在走廊里或走进院子里来的时候，赫尔珈总是要故意恶作剧一番。她坐在井边，摆动着她的手臂和腿。接着她一纵就跳到那个又窄又深的井口里去。这时她青蛙的特性便使她下沉、上升,直到她最后象一头猫似的又爬出来。她全身滴着水，走进大厅；落在地上的许多绿叶，在滴水里旋转。

不过有一条线可以牵制住小赫尔珈，那就是黄昏的幽暗。在黄昏中,她就变得很安静,很沉思；同时她也很容易接受使唤和指挥。这时某种内在的情感似乎把她吸向她的母亲。太阳一下山,她的外表和内心就起着变化;于是她就安静地、悲哀地坐着，收缩成为一个青蛙。的确,她的身体要比青蛙大得多，但她也就因此更难看。她的外表象一个长着青蛙头和蹼指的可怜的矮子。她的眼睛露出一种非常阴郁的表情。她不能讲话，她只能象一个在梦中哭泣的孩

子，发出一种空洞的咽咽声。这时卫金人的妻子就把她抱在膝上。她忘记了这种奇丑的外形，她只是朝女儿那对悲哀的眼睛直望。她不只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我倒希望你永远是我可怜的青蛙哑巴孩子呢！你一变得美丽的时候，你的样子就显得更可怕。”

于是她写出一些驱魔祛病的神秘文字，把它放在这可怜孩子的身上，但是这并没有产生出什么好的效果。

“谁也不会相信，她曾经是那么小，小得可以躺在一朵睡莲的花萼里！”鹳鸟爸爸说。“现在她长成为一个女人，跟她埃及的母亲完全是一模一样。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母亲！正如你和那最有学问的人的看法一样，她完全不知道怎样照料自己。我们年年在荒野的沼泽上空飞来飞去，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现出她仍然活在人间！是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每年我比你先几天到这儿来，修理窠和办理许多其他事情。那时我就花一整夜工夫，象一只猫头鹰或蝙蝠似的，在这湖上，在这广阔的水上，飞来飞去，但是从来没有得到一点结果。我和那几个小家伙从尼罗河的国家运来那两件羽衣，也就因此一直没有机会使用。我们费了很大的麻烦，在三次的旅行中把它们带到这儿来。现在它们

垫在窠底上已经有好多年了。如果闹起火灾，把这座木房子烧掉了，那么羽衣也就完事了！”

“那么我们舒服的窠也就完事了！”鹳鸟妈妈说。“不过在这一点上，你似乎没有比在你的什么羽毛衣、什么沼泽公主身上多动动你的脑筋！你最好还是钻到泥巴里去，和她呆在一起吧！自从我孵第一窠孩子的时候起，我就说过，对于你的孩子，你是一个最糟糕的父亲。我只希望那个野蛮的女孩子不会在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翅膀上射一箭。她干起事情来是不考虑后果的。我希望她能想想：我们在这儿比她住得久！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义务：我们每年付出我们应该付的税钱——一根羽毛、一个蛋、一只小雏。当她在外面荡来荡去的时候，你以为我象往时一样，愿意走下来么？你以为象在埃及那样，我可以成为那儿人们的一个玩伴，同时也不忘记我自己，偶尔朝罐子里和壶里东张西望一下吗？不，我坐在这儿满肚子都是生她的气——她这个丫头！我对你也生气啦！你应该让她躺在睡莲里才好，让她死掉才好！”

“你的心比你的嘴要慈善得多，”鹳鸟爸爸说。“我了解你，比你了解你自己要透彻得多！”

说完这话后，它就跳了一下，重重地拍了两下翅膀，把腿子向后一伸，于是便飞走了——也可以说连翅膀都没有动一下就滑走了。当它飞到相当远的时候，它就使劲地拍一下！太阳照在它白色的羽毛上；它把脖子和头向前伸着！这表示它的速度和敏捷。

“它究竟是一切鹳鸟中最漂亮的一只！”鹳鸟妈妈说，“但是这话我不愿意当它的面讲！”

在这个秋天里，卫金人很早就带着许多战利品和俘虏回家来了。在俘虏之中有一个年轻的基督的神甫；他是一个反对北欧异教神祇的人。

在那个时候，人们常常在客厅和闺房里谈论着这个新的宗教。这个宗教正在所有的南方国家传播，而且通过圣·安斯加里乌斯①已经传播到斯里恩②的赫得埠去了。连小赫尔珈也听到了人们对这个白基督③的信仰。这个人为了

---

① 圣·安斯加里乌斯（St. Ansgarius，801—865）是第一个到丹麦、瑞典和德国去宣传基督教的神甫，他是法兰克人。

② 斯里恩（Slien）是德国普鲁士境内位于波罗的海的一个海湾。

③ 即宣传基督的教义的神甫，因为他穿着白色的袈裟。

爱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解救他们。不过对于她说来,正如俗话所说的,她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看样子只有当她变成了一只可怜的青蛙、呆在一个紧闭的房间里的时候，她才懂得“爱”这个字的意义。不过卫金人的妻子听到过,而且还特别被那些在南方流传着的、关于这个唯一真正上帝的儿子的故事和传说所感动过。

远征回来的人也谈起那些用昂贵的石头为他所砌的许多壮丽的教堂——他这个传播“爱”的人。他们带回了两个雕刻得很精致的、沉重的金容器,而且每只都发出特别的香气，因为它们都是香炉——基督的神甫在祭坛面前挥着的香炉。在这祭坛面前流着的不是血而是酒；圣餐就是他的血——他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流的血。

这个基督的年轻的神甫被囚禁在卫金人家里的阴深的石窖里;他的脚和手都被皮条绑着。卫金人的妻子说,他非常好看,“简直象巴尔都①！”他的不幸感动了她的心。不过年轻的赫尔珈说,他的脚应该用绳子捆住,然后再把他系在野牛的尾巴上。

① 巴尔都（Baldur）是北欧神话中光明之神。他是一个美男子。

“那么我就把狗放出来——好呀！让它们在沼泽地和水潭上飞跑，向那荒地跑去！那才有趣呢！不过更有趣的是跟在这个人后面跑。”

但野蛮的卫金人不愿意让他这样死去。他建议第二天把这神甫放在树林里的处死石上，把他作为众神的蔑视者和敌人，拿来活活地祭神。这将是第一次一个活人被献给神。

年轻的赫尔珈要求亲自把这牺牲者的血拿来洒在神象上和集会的人身上。她磨快她那把明晃晃的刀子。当一只大恶狗——这样的狗，卫金人家里有的是——在她身边跑过去的时候，她就把刀口顶进它的身体里去，“为了要试试这把刀子快不快！”她说。卫金人的妻子悲哀地望着这个狂野和恶毒的女孩子。当黑夜到来、这个姑娘把美丽的形态换得了温柔的心灵的时候，她就用温暖的话语告诉赫尔珈说，在她心的深处她是感到多么悲哀。

这只外形古怪的丑青蛙，现在站在她的面前。她的棕色的、阴郁的眼睛盯着她的面孔，静听着她讲话，仿佛她也有人的智力，能够理解这些话似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半个字，把我因你而感到的痛苦告诉

给我的丈夫!”卫金人的妻子说。“我心中对于你的怜悯比我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要多得多。一个母亲的爱是无边际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是一点爱的痕迹也没有——你的心简直象一块寒冷的沼泽地!你从什么地方来到我家里的呢?”

于是这个可怜的怪物就奇怪地哆嗦起来,好象这句话触动了联系身体和灵魂的那根看不见的弦似的。大颗的泪珠在她的眼里亮着。

“你的艰苦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卫金人的妻子说。“对我说来,那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把你作为一个孩子放在大路上,让夜风把你吹得睡去,那也许对于你是有好处的。”

卫金人的妻子哭得流出悲恸的眼泪,怀着忿怒和苦痛的心情走开了。她走到那张挂在大梁上、把堂屋隔开的毛毡后面就不见了。

这只缩做一团的青蛙单独蹲在一个角落里。周围是一片深沉的静寂;不过一种半抑制住的叹息声不时从她的胸中发出来。一种新的生命仿佛在痛苦中、在她心的深处萌芽了。她向前爬了一步,静听着。于是她又向前爬,用她笨拙的手握着那横搁在门上的沉重的门闩。她静静地把门闩

拉开，静静地把插梢抽掉。她把前房里那盏闪动着的灯拿起来。一种坚强的意志似乎鼓起了她的勇气。她把地窖门上的铁插梢取出来，然后轻轻地爬进囚室里去。他睡着了。她用冰冷和粘湿的手摸了他一下。他一睁开眼睛，看见这只奇丑可憎的动物的时候，就打了一个寒颤，好象他看见了一个邪恶的幻象似的。她把刀子抽出来，割断他的绳子，同时对他示意，叫他跟着她走。

他口中念出一些神圣的名字，同时他划了十字。这动物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形状，于是他念出圣经上的话来：

“一个人能为穷困的人着想是有福的；在他困难的时候上帝就会救助他！你是谁？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一个动



物的形体的？但你却是那么温柔慈善！”

这个蛙形女子示意给他，叫他跟着她走。她领着他在掩蔽着他的帷帘后面，在一个静寂无人的走廊上走，一直走到马厩里去。她指着一匹马给他看。他跳上马，她也坐在他的面前，紧紧地抓住马鬃。这囚徒懂得她的意思。他们赶着马急步地走上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是决不会找得到的。他们向一块广阔的荒地上驰去。

他忘记了她丑恶的形体。他通过这个怪物的形象，感觉到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他虔诚地祈祷，虔诚地唱着赞美歌。这时她就发起抖来。难道是赞美歌和祈祷在她身上发生了作用，或者是那快要到来的寒冷的黎明，使她发抖吗？她现在起了一种什么情感呢？她高高地站起来，想勒住马，跳到地上。可是这位信仰基督的神甫用所有的气力把她抱住，同时高声地唱了一首圣诗，好象这就可以解除使她变成可憎的青蛙那种魔力似的。马更狂野地奔驰起来。天边在发红，初升的太阳从云块里射出光彩。阳光一出现，青蛙也就变形了。赫尔珈又成了一个充满邪恶精神的美女。他怀里抱着这样一个绝美的姑娘，心中不禁感到非常惊骇。他跳下马，把它勒住。他相信他现在又遇见了一种新的破坏

性的魔力。不过年轻的赫尔珈也同时跳下马来，站在地上。她身上的短短童装只达到她的膝头。她抽出腰间的快刀，跑到这位惊愕的神甫面前来。

“等着我吧！”她大声说。“等着我吧，等着刀子插进你身体里去吧！你简直白得象草一样！你这个奴隶！你这个没有胡须的家伙！”

她逼近他。他们你死我活地斗争着，不过上天似乎给了这个信仰基督的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他牢牢地抱着她。他们旁边的那株老槲树也来帮他的忙，因为它半露在地面上的根似乎要绊住这女孩子的脚——事实上已经把她绊住了。在他们附近有一股泉水在流动着。他把这新鲜的水洒到赫尔珈的面上和颈上，命令那不洁的魔气散开，同时依照基督的教规祝福她。可是这作为洗礼的水对于她不发生作用，因为信心的源泉还没有从她内心里流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表示出他的力量——他的行动产生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力量，足以对付这种凶猛的魔气。他的行动似乎降服了她：她垂下手，用惊奇的眼光和惨白的面孔望着他。在她看来，他似乎是一个知道一切秘密法术的、有威力的魔法师。他似乎在念那神秘的龙尼

文①，在空中划着魔术的符号！如果他在她面前挥着明晃晃的尖刀或利斧，她也决不会眨眼睛的。不过当他在她的眉间和胸口上划着十字的时候。她就发起抖来。于是她就坐下来，垂着头，象一只驯服的鸟儿一样。

他温柔地对她讲起她头天晚上为他所作的善行。那时她以一个面貌可憎的青蛙的形态向他走来,割断他的羁绊，把他引向生命和光明的道上。他告诉她说，她被缚得比他还牢，但她也会和他一起走向生命和光明。他要把她带到赫得埠去，带到神圣的安斯加里乌斯那儿去。在这个城市里,他可以解除她身上的魔力。不过当他骑上马、领着她走的时候，他不敢让她坐在他前面，虽然她有这个意思。

“你应该坐在后面，不能坐在我的前面！”他说。“你的妖魅的美是从魔力中产生出来的——我害怕它。但是信心会使我得到胜利！”

于是他就跪下来，热忱地祈祷着。这时静寂的山林仿佛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教堂。鸟儿开始唱着歌，好象它们也是新信徒中的一员。野薄荷发出香气，好象就是龙涎香和

① 这是北欧古时的一种文字。

供香。他高声地念着福音:

“上天的光明现在降到我们身上,照着那些坐在黑暗中和死神的阴影里的人们，使他们走上安息的大道!”

于是他谈起永恒的生命。当他正在讲的时候，驮着他们没命地奔驰着的那匹马也在一些高大的黑莓子下面停了下来,好使得那些成熟多汁的莓子落到小赫尔珈的手中,自动献给她作为食品。

她耐心地让神甫把她抱到马上。她象一个梦游病者似地坐着,既没有完全睡,也没有完全醒来。这位信仰上帝的男子用树皮把两根枝子绑成一个十字架。他高高地把它举起来,在森林中骑着马向前走。他们越向前走,就发现树木越浓密，简直连路径都找不到了。

路上长满了野李树，因此他们不得不绕着走。泉水没有形成溪流，而是积成一潭死水。他们也得绕行过去。森林的凉风给人带来了力量和一种新鲜的感觉。温柔的话语也产生出同样的力量——这些话语是凭信心、凭基督的爱、凭一种要把这迷途的孩子引到光明和生活的路上去的那种内心的渴望而讲出来的。

人们说,雨点可以滴穿坚硬的石头,海浪可以把石崖的



尖角磨圆。滴到赫尔珈身上的慈悲的露水，也可以打穿她的坚硬,磨圆她的尖角。但是人们却看不出效果;她自己也看不出来。不过埋在地里的种子，一接触到新鲜的露水和温暖的太阳光，知道不知道它身体里面已经有了生长和开花的力量呢?

同样,母亲的歌声不知不觉地贴在孩子的心里,于是孩子就喃喃地学着这些声音,虽然孩子不懂得其中的意义。这些声音后来慢慢代表一种思想，它的意义也就愈变愈清楚了。上帝的话语，也跟这一样，能发挥出创造的力量。

他们骑着马走出森林,走过荒地,然后又走进没有路的森林。在黄昏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群强盗。

“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来这个漂亮的姑娘的?”强盗们吼着。他们挡住马的去路,把这两个人从马上拉下来,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神甫除了他从赫尔珈身上取来的那把刀子以外，没有带别的武器。他挥着这把刀子来保卫自己。有一个强盗举起斧头,但是这位年轻的神甫避开了,否则他就会被砍着了。斧头深深地砍进马的颈里,弄得血花四溅,这动物就倒在地上。这时小赫尔珈好象是从她长期梦境中醒转来了似的，急忙跑过来,倒在这个正在断气的动物身上。



神甫站在她面前作为她的护卫者来保护她，不过另一个强盗把一个铁锤向这基督的信徒的脑袋上打来。他打得那么猛烈，血和脑浆喷满一地。神甫倒在地上死了。

这些强盗抓住赫尔珈的白手臂。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最后的一丝阳光也消失了，于是她又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在她一半的面上张着一个白而带绿的嘴，她的手臂变得又细又粘，她长着鸭掌的人手张开象一把扇子。强盗们害怕，把她放了。她站在他们中间，完全是一个可憎的怪物。她显出青蛙的特性，跳得比她自己还要高，随后就在丛林中不见了。这些强盗认为这一定是洛基①或者别的妖魔

① 洛基（Loki）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个神仙。

在恶作剧。他们恐惧地从这地方逃走。

圆圆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发出美丽的光辉。小赫尔珈披着一身难看的青蛙皮，从丛林里爬出来；她站在神甫的尸体和被砍死的马的尸体旁边，用哭泣的眼睛望着他们。青蛙的脑袋里发出咽咽的声音，好象一个孩子忽然哭起来了似的。她一下倒在神甫身上，一下倒在马身上。她那又空又大、长着蹼的手，现在捧着水，洒在他们身上。这时她懂得了：他们已经死了，永远也活不转来。不久野兽就会走来，撕掉他们的尸体。不成！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她就掘着土，能掘多深就掘多深。她要为他们挖出一个坟墓。

但是除了一根坚硬的树枝和她的一双手外，她再没有其他的器具。手指间长着的蹼被撕开了，流出血来。最后她看出她的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她就取些水来，把死人的脸洗了，然后把新鲜的绿叶盖在他的面上。她搬来一些大树枝架在他的身上，再用枯叶填满其中的空隙，又尽力搬了一些大石头来压在他身上，最后又用青苔把空处填满。这时她才相信，坟墓是坚固和安全的。这一夜就是在

这种艰苦工作中过去的。太阳冲出了云层。美丽的小赫尔珈站在那儿,完全是一个美的形象。她的双手流着血,她羞红的少女面上，第一次现出泪珠。

在这种转变之中，她的两重性格仿佛就在她的内心里斗争。她整个的身体在颤抖着。她向四周望，好象她是刚从一个恶梦中醒来似的。她跑向那株瘦长的山毛榉，紧紧地抱着它作为倚靠；不一会儿她忽然象一只猫似地爬到树顶上，抓住它不放。她象一个受了惊的松鼠似地坐在那上面。她在寂静的树林中这样呆了一整天。这儿一切都是沉寂的,而且象人们说的一样,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但是这儿却有两只蝴蝶在飞，在嬉戏，或互相追逐。周围有许多蚁穴——每一个穴里有无数忙碌的小居民在成群地走来走去。天空中飞舞着数不清的、一群一群的蚊蚋。嗡嗡的苍蝇、瓢虫、金色的甲虫以及其他有翅膀的小生物也飞过来了。蚯蚓从潮湿的地里爬出来，鼹鼠也跑出来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四周是一片静寂——正如人们所说的和所理解的一样，死一般的静寂。

谁也没有注意到赫尔珈，只有几群喜鹊在她坐着的那株树顶上飞翔和叫噪。这些鸟儿,怀着大胆的好奇心,在她

身旁的枝子上向她跳过来。不过只要她一眨眼，它们就逃走了。它们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她自己。

薄暮时，太阳开始下沉。她变了形，又重新活跃起来。她从树上溜下来。等到太阳最后的光线消逝了，她又成了一个萎缩的青蛙；她手上仍然长着撕裂了的蹼。不过她的眼睛射出美丽的光彩；这种光彩，当她有一个美丽的人体的时候，她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一对温和的、虔诚的、少女的眼睛。它们虽然是长在青蛙的面上，但它们却代表一种深沉的感情，一颗温柔的心。这对美丽的眼睛充满了眼泪，流出安慰人的、大颗的泪珠。

在她所砌的那个坟墓旁边仍然躺着那个由两根树枝绑成的十字架——这是那个死者的最后的工作。小赫尔珈把它拿起来，她心中这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把它插在石头中间，竖在神甫和死马的上面。她的悲哀的回忆使得她又流出眼泪来。她怀着难过的心情，在坟墓周围的土上划出许多十字，象一道好看的围墙。当她用手划这些十字的时候，她手上的蹼就象撕碎了的手套似地脱落下来了。当她在泉水里洗濯和惊奇地望着她柔嫩的手的时候，她又在死者和她之间的空中划了一些十字。于是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



的舌头在动；那个神圣的名字——她在树林里骑着马的时候，曾听见人唱过许多次，念过许多次——也在她的嘴上飘出来了。她念：“耶稣基督！”

青蛙的皮脱落下来了，她又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但是她的头倦怠地垂下来；她的肢体需要休息，于是她便睡去了。

但是睡眠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到半夜的时候，她醒转来了。那匹死了的马现在站在她面前，生命的光辉从它的眼里和砍伤的脖子上射出来。它旁边站着那个被谋杀了的

神甫。象卫金女人说过的一样，他比“巴尔都还要好看得多”。然而他仿佛是站在火焰的中央。

他温厚的大眼睛射出一种庄严的光辉，一种公正的裁判和一种锐利的视线。这种视线似乎透进这个被考验者的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小赫尔珈颤抖起来；她的记忆苏醒过来了，好象是在世界末日的那天一样。神甫为她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为她所说过的每一个充满了爱的字眼,现在似乎都有了生命。她懂得了,在考验的日子里,当泥土和灵魂所造成的生物①在斗争和挣扎着的时候，爱在保护着她。她



① 据基督教，人是上帝用泥巴照自己的形状捏成的，然后再把灵魂吹进去，使它有生命。

现在认识到了,她一直是在凭感情用事,没有切实地为自己做过任何工作。她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而且上天在指导她。她在这能洞察人心的神力面前卑微地、羞惭地垂下头来。在这一忽间,她似乎看到了一道纯洁的火焰,一道圣灵的光。

“你这沼泽的女儿!”神甫说。“你是从土里，从沼地里出生的。但是你将从土里重生。你身体里的太阳光——它不是从太阳里产生的，而是从上帝产生的——将要自动地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没有任何灵魂是不能得救的，不过把生命变成永恒却要花很多的时间。我是从死人的国度里来的。你将也会走过深沉的峡谷，而到达光华灿烂的山国——在那里只有慈悲和圆满。我不能领你到赫得埠去接受基督的洗礼。你得突破盖着那深沼泽的水，拉起那给你生命和使你发育的生命之根。你得做出实际的行动才能获得超升。”

他把她抱起来,放在马上,同时给她一个金香炉——这跟他在卫金人家里所看到的那个香炉一样，发出非常强烈的香气。这个被谋杀的神甫额上的那块伤口发出光来，象一顶王冠。他把十字架从坟上拿起来，高高地举起。于是

他们就开始驰骋起来，越过簌簌的树林，越过和战马一起被埋葬掉的古代英雄的坟墓。这些威武的人物都站起来，也向前奔驰，直到后来在山丘上停下来。他们额上那个有金钮扣的宽大的金环在月光中发着光，他们的披肩在夜风中飘荡着。看守宝藏的飞龙抬起头来，凝望着这些骑士。山精和树精在山里，在田野的沟里窥看。他们举着红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火炬，象烧过了的纸灰里的火星一样，拥挤成为一团。

他们驰过山林和荒地，河流和池塘，一直来到这荒野的沼泽。他们在这上面绕着圈子奔驰。这位信仰基督的神甫



高高地举着十字架：它象金字似地发亮；他的嘴唇唱着弥撒。小小的赫尔珈也跟着他一起唱，象一个孩子跟母亲一样唱。她挥着香炉。一股神圣的、强烈的异香从它里面飘出来，使得沼地的芦苇和草都开出了花朵。所有的嫩芽都从深泥底里冒出来。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立起来了。一朵大睡莲，象绣花地毯一样，展开它们的花办。这花毯上躺着一个年轻美丽的、睡着的女人。小赫尔珈以为她在这平静的水上所看到的就是她自己的倒影。但是她所看到的正是她的母亲——沼泽王的妻子：从尼罗河上来的那位公主。

那个没有生命的神甫下命令，叫把这个昏睡的女人抱到马背上来。不过马儿却被她的重量压塌了，好象它的身体不过只是飘在风中的一块尸布似的。但是那个神圣的十字架增强了这个缥缈的幽灵的气力，所以这三个人又能从沼泽向坚实的地上奔来。

这时卫金人堡寨里的鸡叫起来；这些幽灵就在风中飘来的烟雾里消逝了。但是母亲和女儿面对面站着。

“我在深水中所看到的是我自己吗？”母亲问。

“我在那光滑的水上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吗？”女儿大声说。

于是她们走近来，心贴着心拥抱着。母亲的心跳得最快；她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的孩子！我心中的一朵花！我的在深水里长出的莲花!”

她又把她的孩子拥抱了一次，然后就哭起来。对于小赫尔珈说来，这眼泪就是新生命和爱的洗礼。

“我是穿着天鹅的羽衣到这儿来的，后来我把它脱掉了!”母亲说。“我沉到活动的泥泞里去了，沉到沼泽的泥底里去了。泥底象一堵墙，牢牢地把我抱住。但是不久我就感到一股新鲜的激流,一种力量——它拉着我越沉越深。我感到我眼皮上沉重地压着睡意。我睡过去了,我在做梦。我仿佛觉得我又躺在埃及的金字塔里，然而那根摇摆着的赤杨残株——它曾经在沼泽的水面上引起我的害怕——却一直站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树皮上的裂纹；它们射出种种不同颜色的光彩,形成象形的文字:我所望着的原来是一个木乃伊的匣子。匣子裂开了，一位一千岁的老国王从里面走出来。他具有木乃伊的形状,黑得象漆,发出类似树上蜗牛或沼地肥泥那种的黑光。究竟他是沼泽王，还是金字塔里的木乃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用双手抱住我,我觉得

我一定会死去。只有当我感到胸口上有点温暖的时候，我才恢复了知觉；这时我的胸口上立着一只小鸟，它拍着翅膀，喃喃地唱着歌。它从我的胸口上飞走，向那沉重漆黑的顶盖飞去，但是一条长长的绿带仍然把它和我系在一起。我听到、同时也懂得它渴望的声调：'自由啊！阳光啊！到我的父亲那儿去！'于是我就想起住在那充满了阳光的故乡的父亲、我的生活和我的爱。于是我解开这条带子，让鸟儿向我故乡的父亲飞去。从这一点钟起，我就再也不做梦了。我睡了一觉，很长很深沉的一觉，直到此刻和谐的声音和香气把我唤醒来、把我解放为止！"

这条系着母亲的心和鸟儿翅膀的绿带子，现在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现在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只有鹳鸟看到过它。这带子就是那根绿梗子，它上面的一个蝴蝶结就是那朵鲜艳的花——孩子的摇篮。孩子长成了一个美女，而且又重新躺在她母亲的心上。

当母女两人在紧紧地拥抱着的时候，鹳鸟爸爸就在她们上面盘旋。后来它就一直飞到自己的窠里去，它把它藏了许多年的那两件天鹅羽衣送来，向她们每人掷下一件。羽衣紧紧地裹着她们，于是她们就以两只白天鹅的形态，从地

上向高空飞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话了！”鹳鸟爸爸说,“我们现在能够彼此了解，虽然我们嘴的形状不大相同。你们今天晚上来了,这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明天我们——妈妈,我自己和孩子们——就要走了！我们要回到南方去！是的，请你



们看看我吧！我是从尼罗河国度来的一个老朋友呀；妈妈也是一样——它的心比它的嘴要慈善得多。它一直在说，公主会有办法解救自己的；我和孩子们把天鹅的羽衣运到这儿来。咳，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现在还在这儿，这是多么幸运啊！天一亮，我们就要从这儿飞走，我们这一大群鹳鸟！我们在前头飞，你们在后面飞，这样你们就不会迷路了。当然，我和孩子们也会照顾你们的！”

“还有那朵莲花，我也得带着，”这位埃及的公主说。“它也穿上天鹅的羽衣，和我一道飞！我把这朵心爱的花带走，这样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回家去啊！回家去啊！”

不过，赫尔珈说，她得先去看看她的养母——那个慈爱的卫金女人，否则她就不愿离开丹麦这个国家了。关于她养母的每一件甜蜜的记忆，每一句慈爱的话，和养母为她所流的每一滴慈爱的眼泪，现在都回到她的心上来了。在这个时刻，她仿佛觉得她最爱的就是这个卫金女人。

“是的，我们必须到卫金人的家里去一趟！”鹳鸟爸爸说。“妈妈和孩子们都在那儿等我们！他们该会把眼睛睁得多么大，把翅膀拍得多么响啊！是的，你看，妈妈现在不喜欢噜嗦了——妈的话总是简单明了，而且它的用意是很好

的！我马上就要叫一声，好让它们知道我们来了！”

鹳鸟爸爸用它的嘴弄出一个声音。于是它和天鹅们就向卫金人的堡寨飞去。

堡寨里的人还在熟睡。卫金人的妻子是入睡得最晚的一个，因为赫尔珈跟那个信仰基督的神甫在三天以前失踪了，她心里非常焦急。一定是赫尔珈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她的一匹马在马厩里不见了。一种什么力量使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呢？卫金女人思量着她所听到的关于那个白衣基督的奇迹和那些信仰他、追随他的人。她的这些思想在梦里变成了事实。她仿佛觉得她仍然是睁着眼睛坐在床上思索，外面是漆黑一团。大风暴逼近来了：她听到海的巨浪在北海和卡特加海峡之间一下滚向东，一下滚向西。那条在海底下把整个地球盘着的巨蛇，现在在痉挛着。她梦见众神灭亡的那一个晚上到来了；异教徒所谓的末日“拉格纳洛克”① 到来了：在这天，一切东西就要灭亡，甚至那些伟大的神祇也要灭亡。战号吹起来了；众神骑在虹上，穿着铠甲，

① “拉格纳洛克”（Ragnarok）是北欧神话中的神的“末日”。这时神的敌人苏尔特（Surt）来与神作战。战争结束后整个旧世界都被烧毁。

要作最后的一次战斗。长着翅膀的女神[①]在他们前面飞；最后面跟着的是阵亡战士的幽灵。在他们的周围，整个的天空闪耀着北极光，然而黑暗仍然占着优势。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在这惊恐的卫金女人的身旁，小赫尔珈以可憎的青蛙的形态出现，坐在地上。她紧贴着她的养母，全身在发抖。这女人把她抱在膝上；虽然她的青蛙皮是难看极了，她仍然亲热地拥抱着她。空中发出棍棒和剑的回音，箭在嘘嘘地四射，好象天上有一阵冰雹要向她们打下来似的。这时刻到来了：地球和天空要爆炸，星星要坠落，一切东西将要被苏尔特的火海所吞没。不过她知道，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天空将要出生；在海浪所洗着的这一片荒凉的沙地上，泛着金黄的麦田将要出现；一个不知名的上帝将会来统治着；从死者的王国里解救出来的那个温和、慈爱的巴尔都将向他走去。他到来了。卫金女人看到他，认出他的面孔——这就是那个信仰基督的、被俘的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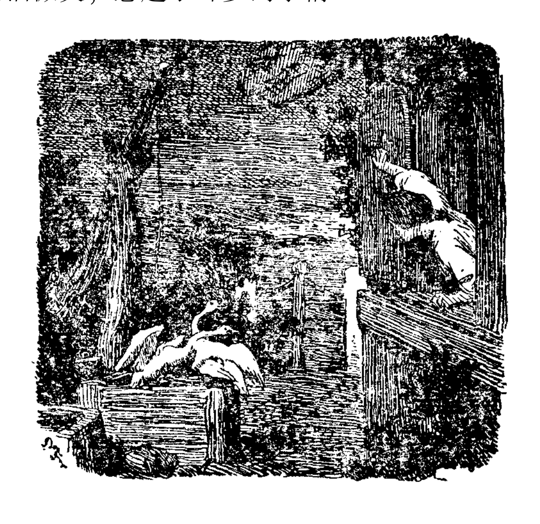
“白基督！”她大声地喊。在念出这个名字的同时，她

① “女神”（Skjoldmøer）在北欧神话中是一群决定战争胜负的女神。

吻了这个难看的青蛙孩子的前额。于是她的青蛙皮就脱落掉了,小赫尔珈现出了她全部的美;她的眼睛射出亮光,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温柔。她吻了养母的手,为了她在那艰苦和考验的日子里所给予她的爱和关怀。她祝福她,她感谢她,为了她在她心中启发了一个思想,为了她告诉了她一个她现在常常念的名字:“白基督”。于是美丽的赫尔珈变成了一只庄严的天鹅,飞起来。她展开她的双翼,发出象一群候鸟掠过高空时的声音。

卫金女人这时醒转过来了,外面的拍翅声仍然可以听得见。她知道,这正是鹳鸟离去的时候;她知道,她所听到的就是它们的声音。她希望再看到它们一次,在它们动身的时候和它们说声再会!因此她就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她看到鹳鸟在邻屋的屋脊上一行一行地排列着。成群的鹳鸟在树顶上,在庭园的上空盘旋着。不过在她的对面,在那口井边——小赫尔珈常常坐在那边,做出野蛮的样子来恐吓她——有两只天鹅用聪明的眼睛在朝她望。于是她就记起了她的梦——这梦仍然在她的脑海中萦绕着,象真事一样。她在想着变成了天鹅的小赫尔珈,她在想着那个信仰基督的神甫。于是她心里感到一种稀有的愉快。

那些天鹅拍着翅膀，弯下脖子，好象是在向她致敬。卫金人的妻子向它们伸开双臂，好象她懂得它们的意思。她噙住眼泪微笑，想起了许多的事情。



所有的鹳鸟都升到空中，拍着翅膀，咯咯地响着它们的嘴，一齐向南方飞行。

“我们不再等待天鹅了，”鹳鸟妈妈说。“如果她们要同我们一道去，她们最好马上就来！我们不能等在这儿让鹬鸟飞在我们前面。象我们这样的整个家族在一起飞要漂亮得多；不要象鹬鸟和千鸟那样，男的在一边飞，女的在另一边飞——老实讲，那太不象个样子！那儿的天鹅又在拍着

翅膀干什么呢？”

“每种鸟都有自己飞行的方式，”鹳鸟爸爸说。“天鹅成一条斜线飞，白鹤成一个三角形飞，鹬鸟成一个蛇形飞！”

“当我们在高空飞的时候，请不要提起蛇来吧！”鹳鸟妈妈说。“这只会叫我们小家伙嘴馋，而又吃不到口！”

“这就是我所听到的那些高山吗？”穿着天鹅羽衣的赫尔珈问。

“那是浮在我们下面的暴风雨的云块，”妈妈说。

“那些升得很高的白云是什么呢？”赫尔珈问。

“你所看到的，是复有永不融化的积雪的高山，”妈妈说。

它们飞过那些高大的阿尔卑斯山脉，向蔚蓝的地中海前进。

“非洲的陆地！埃及的海滩！”穿着天鹅羽衣的尼罗河的女儿欢呼着。这时她在高空中看到一条淡黄色的、波浪形的缎带——她的祖国。

其他的鸟儿也看到了这情景，所以它们加快速度飞行；

“我已经能嗅到尼罗河的泥土和湿青蛙的气味!”鹳鸟妈妈说。“这真叫我的喉咙发痒！是的，现在你们可以尝到一点了。你们将会看到‘马拉布鸟’①,白鹤和朱鹭!它们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家族的,虽然它们一点也不及我们漂亮。它们喜欢摆架子,特别朱鹭是这样。它被埃及人惯坏了,它们把它装满香料,做成木乃伊。我自己倒是愿意装满青蛙呢;你们也会是这样的，而你们将也会做得到！与其死后大排场一番,倒不如活着时吃个痛快。这是我的看法,而我永远是对的!”

“现在鹳鸟飞来了,”住在尼罗河岸上的那个富有的家庭里的人说。那位皇族的主人,在华丽的大厅里,躺在铺着豹皮的柔软垫子上。他既没有活,也没有死,只是等待那从北国的沼泽地里采来的莲花。他的亲属和仆人都守候在他的周围。

这时有两只美丽的白天鹅飞进厅堂里来了。它们是跟鹳鸟一起来的。它们脱掉光亮的羽衣，于是两个美丽的女子就出现了。她们两人的外貌是一模一样,象两颗露珠。她

① 这是鹳鸟的一种。



们对这衰老的、惨白的老人弯下腰来，把她们的长头发披在脑后。当赫尔珈弯下腰望着她的外祖父的时候，他的双颊就发出红光，他的眼睛就有了光彩，他僵硬的四肢就获得了生命力。这位老人站起来，变得年轻而又健康。女儿和外孙女紧紧地把他拥抱着，好象她们做了一个很长的恶梦，现在来祝他早安。

整个的宫庭里现在充满了快乐。那只鹳鸟的窠里也充满了快乐，不过主要是因为窠里现在有了很好的食物——数不清的青蛙。这时那些学者们就忙着记下关于这两位公主和那朵能治病的花的简要历史。对于这家庭和这国家说

来，这是一件大事和幸福。那对鹳鸟夫妇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把这故事讲给它们的家族听，不过它们得先吃饱，否则它们宁愿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愿听故事。

“嗯，你到底成为一个人物了！”鹳鸟妈妈低声说。“这是不用怀疑的了！”

“咳，我成了什么人物呢？”鹳鸟爸爸问。“我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你做的事情比任何人多！没有你和孩子们，那两位公主恐怕永远也看不到埃及了，也治不好那个老人的病了。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我们未来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将会继承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你的样子很象一个埃及的博士——起码在我的眼中是如此！”

学者和聪明人把贯串这整个事件的那个基本概念——他们这样叫它——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爱产生生命”——他们对这句话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这位埃及的公主是温暖的太阳光；她下降到沼泽王那里去。他们的会合就产生了那朵花——”

“那段话我不能完全传达出来！”鹳鸟爸爸说。它把它

在屋顶上听见的话，现在在窠里传达出来。“他们讲得那么深奥，那么聪明和有学问，所以他们马上就得到了学位和礼品：甚至那个厨师也受到了特别表扬——可能是因为他的汤做得好的缘故。”

“你得到了什么呢？”鹳鸟妈妈问。“无疑地，他们不应该把最重要的人忘记掉，而重要的人当然就是你呐！那批学者只是空口讲白话。不过你无疑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的！”

在深夜，当那个幸福的家正在安静地睡眠的时候，有一个人仍然醒着。这不是鹳鸟爸爸，虽然它是用一只腿站在窠里，似睡非睡地在守望着。不，醒着的是小赫尔珈。她在阳台上向前弯着腰，朝晴空里望。晴空里的星星是又大又亮，它们的光彩比她在北国所看到的要大和晶莹得多，但它们仍然是一样的星星。她想起住在荒野沼泽上的那个卫金女人，想起她养母的温柔的眼睛，想起这个慈爱的女人为那个可怜的青蛙孩子所流的眼泪——这个孩子现在立在美丽的明星下面，沐浴着尼罗河上的舒畅的春天空气。她想起这个异教徒女人心中所蕴藏着的爱。那个可怜的生物——它变成人的时候是一个可恶的动物，变成动物的时候样子可

憎，谁也不敢接近它——曾经得到了这种爱。她望着那闪耀着的星星；她记起那个死人额上所射出的光辉。那时她跟他一起驰过树林和沼地。声音现在回到她的记忆中来了：她听到他所讲的话语——从爱的伟大源泉中所发出的、拥抱着一切生物的话语。那时他们正在向前奔驰，她象着了魔似地坐在他前面。

是的，什么都获得、争取和赢到手了！小小的赫尔珈日日夜夜沉浸在深思之中——深思她一切幸福的成果。她站在那儿沉思，象一个孩子从赠送，礼物给她的那个人急忙掉过身来，去看她所得到的礼品——美丽的礼品——似的。在这不断增长的幸福中她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这种幸福可能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的确，她曾被奇迹带到不断增长的快乐和幸福中去过。有一天她完全沉醉到这种感受中去，她甚至把幸福的赐予者也完全忘记掉了。这是因为她年少气盛；所以她才变得这样荒唐！她的眼睛露出这种神气。这时她下面的院子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响声，把她从漫无边际的思想中拉回，她看到两只巨大的鸵鸟在绕着一个小圈子跑。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动物——这样庞大的鸟儿，这样又笨又重，好象它们的翅膀被剪掉了似的。这两只

鸟儿也似乎是曾经受过伤害。因此她就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时她第一次听到埃及人讲到关于鸵鸟的故事。

鸵鸟曾经是一种漂亮的鸟儿，翅膀又大又强。有一天晚上，森林里强大的鸟儿对鸵鸟说:“兄弟,只要上帝准许,我们明天飞到河边去喝水好吗?”鸵鸟回答说:“好吧。”天明的时候，它们就起飞了。起初它们向太阳——上帝的眼睛——飞,越飞越高。鸵鸟远远地飞到别的鸟儿前面去了。它们骄傲地一直向太阳飞。它们夸耀自己的气力，一点也没有想到造物主，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只要上帝准许!”这时惩罚的安琪儿就忽然把掩着太阳的火焰的帏幔拉开。不一会儿,这只骄傲的鸟儿的翅膀就被烧焦了,于是它就悲惨地落到地上来。从那时起，鸵鸟和它的族人就再也不能飞起来了;它只能胆怯地在地上跑,绕着一个小圈子跑。这对于我们人类是一个警告,使我们在一切思想中,在一切行为中，要记起“只要上帝准许”这句话。

赫尔珈深思地垂下头来,望着那跑着的鸵鸟,望着它的害怕的神情，望着它看到自己粗大的影子射到太阳照着的白墙上时所发出的一种愚蠢的快感。她心中和思想中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她已经被赐与了和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和

不断增长的幸福。还有什么会发生呢?还有什么会到来呢?最好的东西是:“只要上帝准许!”

当鹳鸟在早春又要向北方飞去的时候，小小的赫尔迦把她的金钏子脱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对鹳鸟爸爸招手，把这金钏子戴在它的颈上,请求它带给卫金女人,使她知道自己的养女现在生活得很好，而且也没有忘记掉她。



“这东西戴起来太重了，”鹳鸟爸爸把金钏子戴到颈上的时候想。“但是金子和荣誉是不能随便扔到路上去的!鹳鸟带来幸运;那儿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你生下金子，我生下蛋!”鹳鸟妈妈说。“不过这类的事儿你只是偶尔做一次，而我却是年年生蛋。不过谁也不感谢我们——这真是太岂有此理!”

“不过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呀，妈妈!”鹳鸟爸爸说。

“但是你不能把它戴在身上，”鹳鸟妈妈说。“它既不能给你顺风，也不能给你饭吃。”

于是它们就飞走了。

在罗望子树里唱着歌的那只小夜莺，很快地也要飞到北国去。小小的赫尔珈以前在那块荒凉的沼泽地也听到过它的歌声。她现在也要它带一件消息，因为当她穿着天鹅羽衣飞行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鸟类的语言：她常常跟鹳鸟和燕子谈话，夜莺一定会懂得她的。因此她请求这只小鸟飞到尤兰半岛上那个山毛榉树林里去。她曾经在那儿用石头和树枝砌了一个坟墓。她请求夜莺告诉一切别的小鸟在这坟墓的周围做它们的窠，并且经常在那儿唱歌。

于是夜莺便飞走了——时间也飞走了！

一只苍鹰站在金字塔的顶上，望见秋天里的一群雄壮的骆驼，背着很多的东西。和它们一道的是一群服装华丽的武士。他们骑在喷着鼻息的阿拉伯的骏马上。这些马儿白得象银子似地发亮，它们红色的鼻孔在颤抖着，它们丰满的马鬃铺到它们细长的腿上。华贵的客人们和一位阿拉伯的王子——他具有一个王子绝顶的美貌——现在朝这个豪

华的大厅里走来。这屋子上面的鹳鸟窠都已经空了。因为住在窠里的主人都飞到辽远的北国去了，但是它们不久就要回来的。的确，在这豪华、快乐、高兴的一天，它们回来了。这儿一个婚礼正在进行。新嫁娘就是小小的赫尔珈；她身上的珍珠和丝绸射出光彩。新郎是阿拉伯的一位年轻王子。新郎和新娘一起坐在桌子的上端，坐在母亲和外祖父之间。

但是她的视线并没有集中在这新郎英俊的、棕色的、留着黑色鬈须的面孔上。她也没有看着他那副凝视着她的、火热的、深沉的眼睛。她是在朝上面望，望着天上照着的一颗明星。

这时空中发出一阵强烈的拍翅声。鹳鸟们飞回来了。那对年老的鹳鸟夫妇，不管它们旅行得多么困倦，不管它们多么需要休息，却一直飞到阳台的栏杆上来，因为它们知道，人们是在举行一个多么盛大的宴会。它们在飞入这国家的国境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赫尔珈曾经把它们的象绘在墙上——因为它们也成了她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倒想得很周到！”鹳鸟爸爸说。

“但是这所费有限！”鹳鸟妈妈说。“他们不可能连这点

表示都没有。”

赫尔珈一看到它们就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抚摸着鹳鸟的背。这对老夫妇垂下头来。那些年轻的鹳鸟呆呆地在旁望着，也感到荣幸。

赫尔珈又抬起头来望了望明亮的星星。星星的光显得比以前更亮。在星星和她之间飘着一个比空气还要纯洁的形体，但是可以看得见。它在飘来。这就是那个死去了的信仰基督的神甫。他也是来参加她的婚礼的——从天国里来的。

“天上的光华灿烂，超过地上所有的一切美景!”他说。

美丽的赫尔珈温柔地、诚恳地祈求——她从来没有这样祈求过——准许她向天国望一眼,向天父望一眼,哪怕一分钟也好。

于是他把她在和谐的音乐和思想的交流中带到光华灿烂的景象中去。现在不仅在她的周围是一片光明和和谐的音乐，而且在她的内心里也是这样。语言无法把这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客人在等着你!”他说。

“请再让我看一眼吧!”她要求着。“只看短短的一分

钟！”

“我们必须回到人间去，客人都快要走光了。”

“请再让我看一眼——最后一眼吧！”

美丽的赫尔珈又回到阳台上来。但是屋子外面的火炬已经没有了，洞房里的灯也灭了，鹳鸟也走了，客人也不见了，新郎也没有了，一切在瞬息间都消逝了。

赫尔珈的心里这时起了一阵恐怖。她走过空洞的大厅，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去。这儿睡着一些陌生的武士。她打开一个通到自己卧房的房门。当她正以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她忽然发现她是在花园里面。这里的情况完全和刚才是两样。天空中现出了朝霞，天快要亮了。

在天上所过的三分钟，恰恰是地上的一整夜！

于是她看到了那些鹳鸟。她喊着它们，用它们的语言讲话。鹳鸟爸爸把头抬起来，听着她讲，然后便向她走近来。

“你讲我们的语言！”它说。“你想要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这儿出现呢——你，陌生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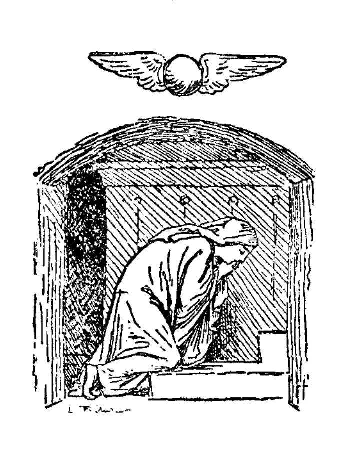
“是我呀！——是赫尔珈呀！你不认识我么？三分钟以前我们还在阳台上一起讲话呀！”

“那是一个误会！”鹳鸟说。“你一定是在做梦！”

“不是，不是！”她说。于是她就提起卫金人的堡寨，沼泽地和回到这儿来的那次旅行。

鹳鸟爸爸眨了眨眼睛，说：

“那是一个老故事。我听说它发生在我曾祖母的曾祖母的那个时代里！的确，在埃及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公主。她是从丹麦来的，不过她在结婚的那天就不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你自己可以在花园的碑上读到这个故事。那上面刻着天鹅和鹳鸟；碑顶上就是你自己的大理石象。”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赫尔珈看见它，了解它。她跪下来。

太阳出来了。象在远古的时代里一样，青蛙一接触到它的光线就不见了，变成一个美丽的人形。现在在太阳光的洗礼中，同样一个美丽的、比空气还要纯洁的人形——一条光带——向天上飘去！

她的身体化作尘土。赫尔珈所站过的地方，现在只剩

下一朵萎谢了的莲花。

“这就是那个故事的一个新的结尾，”鹳鸟爸爸说。“我的确没有想到！不过我倒不讨厌它。”

“不过我们的孩子们对它会有什么意见呢？”鹳鸟妈妈问。

“是的，这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鹳鸟爸爸说。





赛　跑　者

有人贡献出一个奖品——也可以说是两个奖品吧：一大一小——来奖励速度最快的赛跑者。但这不是指在一次竞赛中所达到的最快的速度，而是指在全年的赛跑中所达到的速度。

“我得到了头奖！”野兔说。“有人在评奖委员会中有亲戚和朋友,所以我们必须主持公道。蜗牛居然得到了二奖！

我不禁要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不对！”亲眼看到过发奖的篱笆桩说，“热忱和毅力也必须考虑进去。许多有地位的人都这样说过，我也懂得这话的意义。蜗牛的确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走过门口。而且因为他要赶时间，他还把大腿骨折断了。他是全心全意地赛跑！而且背上还要背着自己的屋子！这都是值得奖励的！因此他才得到了二奖！”

“你们也应该把我考虑进去呀！”燕子说。“我相信，在飞翔方面，谁也没有我快。我什么地方都去过：我飞得才远呢，远呢，远呢！”

“对，这正是你的不幸！”篱笆桩说。“你太喜欢流浪了。天气一冷，你就老不在家，跑到外国去了。你一点儿爱国心也没有。你没有被考虑的资格！”

“不过整个冬天我是住在沼泽地里呀！”燕子说。“假如我把这段时间都睡过去，我值不值得考虑呢？”

“如果你能从沼泽女人①那儿得到一张证明书，证明你有一半的时间是睡在你的祖国，那么人们就会考虑你的！”

---

① 根据丹麦的民间传说，沼泽地里住着一个有魔力的女人。

“我应该得到头奖,而不是二奖!”蜗牛说。“我知道得很清楚，野兔是因为懦弱才拼命跑。他老是以为他停下来就要碰上危险。相反地,我把赛跑作为一种任务,而且在完成这个任务时我还挂了彩！如果说有人应该得到头奖，这个人就是我！不过我不愿意小题大做——我讨厌这种作法!”

于是他就吐了一口涎。

“我可以向你们正式保证,每个奖品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至少我所投的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作为树林的界标的那根木桩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会中之一员。“我总是依



照次序、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决定问题的。从前有七次我荣幸地参加过给奖工作，但是今天我才能有机会贯彻我的主张。我每次给奖的时候，总是从一个固定的原则出发。决定第一奖的时候，我总是从头一个字母朝下顺数；决定第二奖的时候，我总是从最后一个字母朝上倒数。如果你注意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从 A 朝下顺数的第八个字母是 H。到这儿我们就得到'野兔'① 这个字，因此我就投票赞成把头奖送给野兔。从最后一个字母向上倒数的第八个字母——我故意漏掉它，因为这个字母的声调不好听，而不好听的字在我看来是不算数的——是 S②。因此我投票赞成蜗牛得第二奖。下一次得轮到 I 得头奖，R 得第二奖！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次序；任何人都应该有一个出发点！"

"假如我不是一个评奖人，我一定会投我自己的票，"骡子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之一。"人们不仅应该考虑跑的速度，同时还应该考虑其他的条件。比方说吧：一个人能背多重的担子。不过这次我不愿着重地把这一点提出来，也不愿意讨论野兔在赛跑时所表现的机智，或者他为了迷惑行

---

① 原文是 Haren（野兔）。

② 原文是 Sneglen（蜗牛）。

人的视线而向侧路一跳、使人找不出他藏在什么地方的那种狡猾。不，还有别的东西值得人注意，一点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大家所谓的‘美’。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在‘美’这一点上着眼。我喜欢看野兔那一对美丽而丰满的耳朵。它们该是多长：看看它们真是一桩快事！我好象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儿时一样。因此我投他的票！”

“嘘！”苍蝇说，“我不愿意发表演说，我只想讲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止一次跑在野兔的前面。前不久我还压断了一只野兔的后腿呢。那时我是坐在一列火车前面的车头上——我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的速度。一只小野兔在前面跑了很久；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就坐在火车头上。最后他不得不让开，但是他的后腿却被火车头砸断了。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呀。野兔倒下来，但是我仍继续向前跑。这可算是打垮了他吧！但是我并不需要头奖！”



“我觉得——”野玫瑰想，但是她却不说出口来，因为她天生不喜欢多发表意见，虽然即使她发表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太阳光应该得到头等光荣奖和二等奖。他在转瞬之间就走完一条无法计算的路程；他直接从太阳走向我们，而且到来的时候力量非常大，使整个的大自然都要醒转来。他具有一种美，我们所有的玫瑰一见到他就红起来，散发出香气！我们可尊敬的评奖先生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假如我是太阳光，我就要使他们害日射病①。不过这会把他们的头脑弄得糊涂，然而他们可能本来就是糊涂的。我还是不发表意见吧！”野玫瑰想。“但愿树林里永远是和平的！开花、散发出香气、休息、在歌声和故事声中生活——这是很美丽的。太阳光的寿命，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长！”

“头奖究竟是什么呢？”蚯蚓问。他睡得太久，只有现在才到来。

“是免费进入菜园！”骡子说。“这个奖是我建议的。野兔应该得到它。我作为一个有头脑和活跃的评奖员，特别

---

① 原文是 Solstik，即因晒太阳过久而中暑的意思。

考虑到得奖人的福利：现在野兔可以不愁衣食了。蜗牛可以坐在石围墙上舔青苔和太阳光，同时可以得到一个赛跑头等评判员的职位，因为在人们所谓的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总是好的。我可以说,我对于未来的期望很大,我们已经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钟　　渊

“玎珰！玎珰！”这个声音是从奥登塞河里的钟渊那儿飘上来的……这是一条什么河呢？奥登塞城里的每个孩子

都知道它:它在许多花圃底下流;它在木桥底下流,从水闸那儿一直流到水推磨坊那儿去。这条河里长着许多黄色的水仙花和棕色的细芦苇,还有象天鹅绒一样软的、又高又大的黑香蒲,还有衰老的、布满裂痕的、摇摇欲坠的柳树——它们垂向"修道士沼泽"和"苍白人草地"的水上。不过对面是一片花圃,每个花圃都不相同。有些花圃开满了美丽的花朵,上面还有整齐清洁的凉亭,象玩偶的房子;有些花圃只是长着白菜。有些花圃简直看不见,因为高大的接骨木树丛展开它们的枝叶,高高地垂在流动的水上——有些地方水深得连我们的桨都达不到底。那座古老的女修道院对面的地方,是最深的一个地方——人们把它叫做"钟渊"。在这儿住着"河人"。在白天,当太阳照在水上的时候,河人就睡着了。不过在满天繁星、月光皎洁的夜里,他就出现了。他是一个很老的人:曾祖母说,她曾从自己的祖母听到过关于他的故事。据说他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除了教堂的那个古老的大钟以外,他没有什么人和他谈话。这钟曾经挂在那个教堂的塔上,不过这个名叫圣·亚尔般教堂的地方,现在既没有塔,也没有任何教堂的影子。

"玎珰!玎珰!"当那个塔还存在着的时候,钟声就这

样响着。有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下落的时候，这个钟就剧烈地震动起来了，最后它震断了绳子，向空中飞去，它辉煌的铁身在晚霞中射出光彩。

“玎珰！玎珰！现在我要去睡了！”钟唱着，于是它飞到奥登塞河里去，沉到它最深的底下。从那时起，这块地方就叫做“钟渊”。不过钟在这块地方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它在“河人”的地方发出嘹亮的声音来；有时它的调子透过水，浮到水面上来。许多人说，它的调子是预告着又有一个什么人要死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是的，它不过是在跟“河人”唱唱歌和谈谈话罢了。“河人”现在不再孤独了。

钟在谈些什么呢？根据大家的传说，它很老，非常地老，在祖母的祖母没有出生以前它就在那儿。不过，就年龄来说，在“河人”面前，它还不过是一个孩子。“河人”是一个年老的、安静的、古怪的人物。他穿着一条鳝鱼皮做的裤子，一件用黄水仙花作钮扣的、鱼鳞作的上衣，头发上插着芦苇，胡子上插着青浮草。这副样儿并不太好看。

把钟讲的话再讲一遍，恐怕需要许多许多年和许多许多天的时间，因为它是年复一年地在讲着同样的故事，有时讲得长，有时讲得短，完全看它的兴致而定。它讲着关于远



古时代的事情，关于那些艰苦、黑暗时代的事情。

“在圣·亚尔般教堂里,修道士爬到挂着钟的高塔上面去。他是一个年轻而漂亮的人,但是他非常喜欢沉思。他从窗口向奥登塞河凝望。那时河床比现在的还宽；那时沼地

还是一个湖。他朝河上望,朝绿色的城堡望,朝对面的修女山上望——这儿有一座修女庵，亮光从一个修女的房间里射出来。他认识这位修女、他在想念着她；他一思念她,他的心就激烈地跳起来。玎珰！玎珰!”

是的，钟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主教的那个傻用人也爬到钟塔上来。当我——又粗又重的铁制的钟——在前后摇摆着的时候，我很可能击破他的前额。他坐得离我很近。他弹着他的两根棍子，好象那就是一个琴似的。他一边弹一边唱:‘现在我可以大声唱了，唱那些在别的时候我连小声都不敢讲的事情。我可以把藏在监牢铁栏杆后面的一切事情都唱出来！那儿是又冷又潮！耗子把活生生的人吃掉！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谁也没有听到这些事情！甚至现在还没有人听到，因此钟在这么高声地响着：玎珰！玎珰!’

“从前有一个国王;人们把他叫做克努特。他见了主教和修道士就行礼；不过当他用沉重的赋税和粗暴的话语把温德尔的居民弄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武器和棒子,把他象一个野兽似地赶走。他逃到教堂里去，把大门和小门都关起来。暴乱的群众把教堂包围着——我听到人们这

样讲:乌鸦、渡乌和鹊雀,被这些呼声和叫声所吓住,都飞进塔里面去,又飞出来。它们望望下边的人群,又从教堂里的窗子瞧瞧里面的情景，于是便把它们所看到的东西大声地喊出来。国王克努特在祭台面前跪着祈祷,他的兄弟爱力克和本奈蒂克特立在他身边,把刀子抽出来,作为护卫。不过国王的仆人——那个不忠的布勒克——背叛了他的主人:外面的人因此知道，怎样可以打中国王。有一个人从窗子扔进去一块石头,于是国王就倒下来死了。这一堆狂野的人群和鸟儿的叫声响彻了云霄。我也一同叫起来,我唱着,我发出‘玎珰！玎珰!’的声音。

“教堂的钟高高地悬着,向四周观看。它招引鸟儿来拜访,同时也懂得它们的语言。风从洞口和百叶窗吹进来,从一切罅缝里吹进来。风什么东西都知道，它是从围绕着一切生物的空气那儿听来的,因为空气能钻进人的肺里面去,知道一切声音,每一个字和每一声叹息。空气知道这,因为风把它说出来，而教堂的钟懂得它的话语，同时向全世界唱:‘玎珰！玎珰!’

“不过要我来倾听和了解这许多的事情，未免太过分了。我无法把它们都唱出来！我现在是这样疲倦，这样沉

重，弄得把横梁都折断了，结果我飞到闪耀的空中去，沉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沉到‘河人’孤独地住着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年复一年地我告诉他我所听到和知道的东西：‘玎珰！玎珰！’”

这就是奥登塞河的钟渊所发出的响声——曾祖母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的老师却这样说：河里没有这样一个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河里也没有住着“河人”，因为不可能有“河人”！他说，当一切教堂的钟都发出愉快的声音的时候，那事实上并不是钟，而是空气的震荡声。发出声音的是空气呀。——曾祖母也告诉过我们说，钟曾经这样讲过。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一致的意见，因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请你当心，请你当心，请你好好地注意！”它们两人都这样说。

空气知道所有的事情！它围绕着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谈论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比起沉在“河人”所住在的奥登塞河深处的那个钟来，它能谈论得更久。它飘向遥远的天空，永无休止，直到天上的钟发出“玎珰！玎珰！”的声音。

恶 毒 的 王 子

——一个传说

从前有一个恶毒而傲慢的王子；他的全部野心是想要征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使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他带着火和剑出征；他的兵士践踏着田野里的麦子，放火焚烧农民的房屋。鲜红的火焰燎着树上的叶子，把果子烧毁，挂在焦黑的枝上。许多可怜的母亲，抱着赤裸的、仍然在吃奶的孩子藏到那些冒着烟的墙后面去。兵士搜寻着她们。如果他们找到了她们和孩子，那么他们的恶作剧就开始了。恶魔都做不出象他们那样坏的事情，但是这位王子却认为他们的行为很好。他的威力一天一天的增大；他的名字大家一提起来就害怕；他做什么事情都得到成功。他从被征服了的城市中搜括来许多金子和大量的财富。他在京城里所积蓄的财富，比什么地方都多。他下令建立起许多辉煌的宫殿、教堂和拱廊。凡是见过这些华丽场面的人都说："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他们没有想到他在别的国家所造成的灾难，他

们没有听到那些烧毁了的城市废墟中所发出的呻吟和叹息声。

这位王子瞧瞧他的金子,瞧瞧他那些雄伟的建筑物,也不禁有与众人同样的想法:

“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不过，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不准世上有任何其他的威力赶上我，更不用说超过我!”

于是他对他所有的邻国掀起战争,同时也征服了它们。当他乘着车子在街道上走过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俘虏来的国王套上金链子,系在他的车上。吃饭的时候,他强迫这些国王跪在他和他的朝臣们的脚下，同时要他们接受他们从餐桌上扔下来的面包屑。

现在王子下令要把他的雕象竖在所有的广场上和所有的宫殿里，他甚至还想竖在教堂神龛面前呢。不过祭司们说:

“你的确是威力不小，不过上帝的威力比你的要大得多。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末好吧,”恶毒的王子说。“我要征服上帝!”

他心里充满了傲慢和愚蠢，他下令要建造一只巧妙的

船。他要坐上这条船在空中航行。这条船必须象孔雀尾巴一样色彩鲜艳，它必须象是嵌得有几千只眼睛——但是每只眼睛却是一个炮孔。王子只须坐在船的中央，按一下羽毛就有一千颗子弹向四面射出，同时这些枪也就立刻自动地装上了子弹。船的前面套着几百只大鹰——他就这样向太阳飞去。

大地低低地躺在下面。地上的大山和森林，第一眼看来就象加工过了的田野:绿苗从它犁过了的草土里冒出来。不一会儿它就象一张平整的地图；最后它就完全在云雾中不见了。这些鹰在空中越飞越高。这时上帝从他无数的安琪儿中，先遣了一位安琪儿。这个邪恶的王子就马上向他射出几千发子弹;不过子弹象雹子一样,都被安琪儿光耀的翅膀撞回来了。有一滴血——唯一的一滴血——从那雪白翅上的羽毛上落下来,落在这位王子所坐在的船上。它在船里烧起来。它象五百多吨重的铅,打碎了这条船,同时把这条船沉沉地压下来。那些鹰的坚强的羽毛都断了。风在王子的头上呼啸。那烧焚着的船所发出的烟雾，在他的周围集结成骇人的形状,象一些向他伸着尖锐前爪的庞大螃蟹,也象一些滚动着的石堆和喷火的巨龙。王子在船里，吓得

半死。这条船最后落在一个浓密的森林上面。

“我要战胜上帝！”他说。“我既起了这个誓言，我的意志必须实现！”

他花七年的工夫制造出一些能在空中航行的、精巧的船。他用最坚固的钢制造出闪电来，因为他希望攻破天上的堡垒。他在他的领土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当这些军队排列成队形的时候，他们可以铺满许多哩地的面积。他们爬进这些船里面去，王子也走进他的那条船。这时上帝送来一群蚊蚋——只是一小群蚊蚋。这些小虫子在王子的周





围嗡嗡地叫,刺着他的脸和手。他一气就抽出他的剑来,但是他只刺着不可捉摸的空气。他刺不着蚊蚋。于是他命令他的部下拿最贵重的帷幔把他包起来,使得蚊蚋刺不着他。他的下人执行了他的命令。不过帷幔里面贴着一只小蚊蚋。它钻进王子的耳朵里,在那里面刺他。它刺得象火烧一样,它的毒穿进他的脑子。他把帷幔从他的身上撕掉，把衣服也撕掉。他在那些粗鲁、野蛮的兵士面前一丝不挂地跳起舞来。这些兵士现在都讥笑着这个疯了的王子——这个想向上帝进攻、而自己却被一个小蚊蚋征服了的王子。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象一湖水,起了一片皱纹。当它在麦子上扫过去的时候,田野就象一个海,起了一层浪花,这叫做风的跳舞。不过请听它讲的故事吧:它是把故事唱出来的。故事在森林的树顶上的声音,同它通过墙上通风孔和隙缝时所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你看,风是怎样在天上把云块象一群羊似地驱走!你听,风是怎样在敞着的大门里呼啸,简直象守门人在吹着号角!它从烟

囱和壁炉口吹进来的声音是多么奇妙啊！火发出爆裂声，燎燃起来，把房间较远的角落都照明了。这里是那么温暖和舒适，坐在这儿听这些声音是多愉快啊。让风儿自己来讲吧！因为它知道许多故事和童话——比我们任何人知道的都多。现在请听吧，请听它怎样讲吧。

“呼——呼——嘘!去吧!”这就是他的歌声的叠句。

“在那条‘巨带’①的岸边,立着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有很厚的红墙,”风儿说。“我认识它的每一块石头；当它还是属于涅塞特的马尔斯克·斯蒂格②堡寨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它。它不得不被拆掉了！石头用在另一个地方，砌成新的墙,造成一幢新房子——这就是波列埠大厦:它现在还立在那儿。

“我认识和见过那里高贵的老爷和太太们,和住在那里

---

① 这是丹麦瑟兰岛（Sjaelland）和富恩岛（Fyn）之间的一条海峡，有四十哩长，十哩宽。

② 马尔斯克·斯蒂格（Marsk Stig）谋杀了丹麦国王爱力克五世（Erik V,1249?—1286)。据丹麦民间传说，他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国王诱奸了他的妻子。

的后裔。现在我要讲一讲关于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

“他骄傲得不可一世,因为他有皇族的血统！他除了能猎取雄鹿和把满瓶的酒一饮而空以外，还能做许多别的事情。他常常对自己说:‘事情自然会有办法。’

“他的太太穿着金线绣的衣服,高视阔步地在光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挂毡①是华丽的;家具是贵重的,而且还有精致的雕花。她带来许多金银器皿作为赔嫁。当地窖里已经藏满了东西的时候，里面还藏着德国啤酒。黑色的鬣马在马厩里嘶鸣。那时这家人家正是富有，波列埠的公馆有一种豪华的气象。

“那里住着孩子,有三个娇美的姑娘:意德,约翰妮和安娜·杜洛苔。我现在还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是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在豪华中出生,在豪华中长大。呼——嘘!去吧!”风儿唱着。接着它继续讲下去:

“我在这儿看不见别的古老家族中常有的情景:高贵的太太跟她的女仆们坐在大厅里一起摇着纺车。她吹着宏亮

① 这是欧洲室内的一种装饰品，很象地毯，但不是铺在地上，而是挂在墙上。

的笛子,同时唱着歌——不老是那些古老的丹麦歌,而是一些异国的歌。这儿的生活是活跃的,招待是殷勤的;显贵的客人从远近的地方到来, 音乐在奏着,酒杯在碰着,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淹没!”风儿说。“这儿只有夸张的傲慢神气和老爷派头; 但是没有上帝!

“那正是五月一日的晚上,”风儿说。“我从西边来, 我见到船只撞着尤兰西部的海岸而被毁。我匆忙地走过这生满了石南植物和长满了绿树林的海岸, 走过富恩岛。现在我在‘巨带’上扫过, 呻吟着, 叹息着。

“于是我在瑟兰岛的岸上,在波列埠的那座公馆的附近躺下来休息。那儿有一个青葱的槲树林,现在仍然还存在。

“附近的年轻人到槲树林下面来收捡树枝和柴草,收捡他们所能找得到的最粗和最干的木柴。他们把木柴拿到村里来, 砌成堆,点起火。于是男子和女子就在周围跳着舞,唱着歌。

“我躺着一声不响,”风儿说。“不过我静静地把一根枝子——一个最漂亮的年轻人捡回来的枝子——拨了一下,于是他的那堆柴就烧起来, 烧得比所有的柴堆都高。这样他就算是入选了,获得了‘街头山羊’的光荣称号,同时还可

以在这些姑娘之中选择他的‘街头绵羊’。这儿的快乐和高兴，胜过波列埠那个豪富的公馆。

“那位贵族妇人，带着她的三个女儿，乘着一辆由六匹马拉着的、镀了金的车子，向这座公馆驰来。她的女儿是年轻和美丽的——是三朵迷人的花：玫瑰、百合和淡白的风信子。母亲本人则是一朵鲜嫩的郁金香。大家都停止了游戏，向她鞠躬和敬礼；但是她谁也不理，人们可以看出，这位妇人是一朵开在相当硬的梗子上的花。

“玫瑰、百合和淡白的风信子；是的，她们三个人我全都看见了！我想，有一天她们将会是谁的小绵羊呢？她们的‘街头山羊’将会是一位漂亮的骑士，可能是一位王子！呼——嘘！去吧！去吧！

“是的，车子载着她们走了，农人们继续跳他们的舞。在波列埠这地方，在卡列埠，在周围所有的村子里，人们都在庆祝夏天。

“可是在夜里，当我再起身的时候，”风儿说。“那位贵族妇人躺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她碰上这样的事情，正如许多人碰上这类的事情一样——并没有什么新奇。瓦尔得马尔·杜静静地、沉思地站了一会儿。‘最骄傲的树可以弯，

但不一定就会断,’他在心里说。女儿们哭起来;公馆里所有的人全都在揩眼泪。杜夫人去了——可是我也去了,呼,嘘!”风儿说。

“我又回来了。我常常回到富恩岛和‘巨带’的沿岸来。我坐在波列埠的岸旁,坐在那美丽的槲树林附近:苍鹭在这儿做窠,斑鸠,甚至蓝乌鸦和黑鹳鸟也都到这儿来。这还是开春不久:它们有的已经生了蛋,有的已经孵出了小雏。嗨,它们是在怎样飞,在怎样叫啊!人们可以听到斧头的响声:一下,两下,三下。树林被砍掉了。瓦尔得马尔·杜想要建造一条华丽的船——一条有三层楼的战舰。国王一定会买它。因此他要砍掉这个作为水手的目标和飞鸟的隐身处的树林。苍鹭惊恐地飞走了,因为它的窠被毁掉了。苍鹭和其他的林中鸟都变得无家可归,慌乱地飞来飞去,愤怒地、惊恐地号叫,我了解它们的心情。乌鸦和穴鸟用讥笑的口吻大声地号叫:‘离开窠儿吧!离开窠儿吧!离开吧!离开吧!’

“在树林里,在一群工人旁边,站着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他们听到这些鸟儿的狂叫,不禁大笑起来。只

有一个人——那个最年轻的安娜·杜洛苔——心中感到难过。他们正要推倒一株砍掉的树，在这株树的枝椏上有一只黑鹳鸟的窠，窠里的小鹳鸟正在伸出头来——她替它们向大家求情，她含着眼泪向大家求情。这株有窠的树算是为鹳鸟留下了。这不过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有的树被砍掉了,有的树被锯掉了。接着一个有三层楼的船便建造起来了。建筑师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但是他有高贵的仪表。他的眼睛和前额说明他是多么聪明。瓦尔得马尔·杜喜欢听他谈话；他最大的女儿意德——她现在有十五岁了——也是这样。当他正在为父亲建造船的时候,他也在为自己建造一个空中楼阁:他和意德将作为一对



夫妇住在里面。如果这楼阁是由石墙所砌成、有壁垒和城壕、有树林和花园的话，这个幻想也许可能成为事实。不过，这位建筑师虽然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但他却是一个穷鬼。的确，一个麻雀怎么能在鹤群中跳舞呢？呼——嘘！我飞走了，他也飞走了，因为他不能住在这儿。小小的意德也只好克制她的难过的心情，因为她非克制不可。”

“那些黑马在马厩里嘶鸣；它们值得一看，而且也有人在看它们。国王亲自派海军大将来检验这条新船，来布置购买它。海军大将也大为称赞这些雄赳赳的马儿。我听到这一切，”风儿说。“我陪着这些人走进敞着的门；我在他们脚前撒下一些草叶，象一条一条的黄金。瓦尔得马尔·杜想要有金子，海军大将想要有那些黑马——因此他才那样称赞它们，不过他的意思没有被听懂，结果船也没有买成功。它躺在岸边，亮得放光，周围全是木板；它是一个诺亚式的方舟，但永远不会下过水。呼——嘘！去吧！去吧！这真可惜。

“在冬天，田野上盖满了雪，‘巨带’里结满了冰，我把冰块吹到岸上来，”风儿说。“乌鸦和大渡乌都来了，它们是一

大群,一个比一个黑。它们落到岸边没有生命的、被遗弃了的、孤独的船上。它们用一种喑哑的调子,为那已经不再有的树林,为那被遗弃了的贵重的雀窠,为那些没有家的老老少少的雀子而哀鸣。这完全是因为那一大堆木头——那一条从来没有出海过的船的缘故。

“我把雪花搅得乱飞,雪花象巨浪似地围在船的四周,压在船的上面!我让它听到我的声音,使它知道,风暴有些什么话要说。我知道,我在尽我的力量教它关于航行的技术。呼——嘘!去吧!

“冬天逝去了;冬天和夏天都逝去了。它们在逝去,象我一样,象雪花的飞舞,象玫瑰花的飞舞,象树叶的下落——逝去了!逝去了!人也逝去了!

“不过那几个女儿仍然很年轻,小小的意德是一朵玫瑰花,美丽得象那位建筑师初见到她的时候一样。她常常有所思地站在花园的玫瑰树旁,没有注意到我在松散的头发上撒下花朵;这时我就抚着她的棕色长头发。于是她就凝视那鲜红的太阳和那在花园的树林和荫森的灌木丛之间露出来的金色的天空。

“她的姐姐约翰妮象一朵百合花,亭亭玉立,高视阔步,

和她的母亲一样，只是梗子脆了一点。她喜欢走过挂有祖先的画象的大厅。在画中那些仕女们都穿着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她们的髻上都戴着缀有珍珠的小帽。她们都是一群美丽的仕女,她们的丈夫不是穿着铠甲,就是穿着用松鼠皮做里子和有绉领①的大氅。他们腰间挂着长剑，但是并没有扣在股上。约翰妮的画象哪一天会在墙上挂起来呢?她高贵的丈夫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的，这就是她心中所想着的、她低声对自己所讲着的事情。当我吹过长廊、走进大厅、然后又折转身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话。

“那朵淡白的风信子安娜·杜洛苔刚刚满十四岁,是一个安静和深思的女子。她那副大而深蓝的眼睛有一种深思的表情,但她的嘴唇上仍然飘着一种稚气的微笑:我没有办法把它吹掉，我也没有心思要这样做。

“我在花园里，在空巷里,在田野里遇见她。她在采摘花草；她知道,这些东西对她的父亲有用:她可以把它们蒸馏成为饮料。瓦尔得马尔·杜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不过他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知道很多东西。这不是一个秘密,

① 这是欧洲十六世纪流行的一种领子。它普通都是白色，有很整齐的褶绉，紧紧地围在颈上。

人们都在谈论这事情。他的烟囱即使在夏天还有火冒出来。他的房门是锁着的，一连几天几夜都是这样。但是他不大喜欢谈这件事情——大自然的威力应该是在沉静中征服的。不久他就找出一件最大的秘密——制造赤金。

“这正是为什么烟囱一天到晚在冒烟、一天到晚在喷出火焰的缘故。是的，我也在场！”风儿说。“‘让我去吧，’我对着烟囱口唱：‘它的结果将会只是一堆烟、空气、炭和炭灰！你将会把你自己烧得精光！呼——呼——呼——去吧！去吧！’但是瓦尔得马尔·杜并不放弃他的企图。

“马厩里那些漂亮的马儿——它们变成了什么呢？碗柜和箱子里的那些旧金银器皿、田野里的母牛、财产和房屋都变成了什么呢？——是的，它们可以熔掉，可以在那金坩埚里熔化掉，但是那里面却变不出金子！

“谷仓和储藏室，酒窖和库房，现在空了。人数减少了，但是耗子却增多了。这一块玻璃裂了，那一块玻璃碎了；我可以不需通过门就能进去了，”风儿说。“烟囱一冒烟，就说明有人在煮饭。这儿的烟囱也在冒烟；不过为了炼赤金，却把所有的饭都耗费掉了。

“我吹进院子的门，象一个看门人吹着号角一样，不过

这儿却没有什么看门人，”风儿说，“我把尖顶上的那个风信鸡吹得团团转。它嘎嘎地响着，象一个守望塔上的卫士在发出鼾声，可是这儿却没有什么卫士，这儿只有成群的耗子。‘贫穷’就躺在桌上，‘贫穷’就坐在衣橱里和橱柜里；门脱了节，裂缝出现了，我可以随便跑出跑进。”风儿说，“因此我什么全知道。

“在烟雾和灰尘中，在悲愁和失眠之夜中，胡须和两鬓都变白了。他的皮肤变得枯黄，他的眼睛发出贪图金子——他所追求的金子——的光。

“我把烟雾和火灰向他的面上和胡须上吹去；他没有得到金子，却得到了一堆债务。我从碎了的窗玻璃和大开的裂口吹进去。我吹进他女儿们的衣柜里去，那里面的衣服都褪了色和破旧了，因为她们老是穿着这儿套衣服。这支歌不是在她们儿时的摇篮旁边唱的！豪富的日子现在变成了贫穷的生活！我是这座公馆里唯一高声唱歌的人！”风儿说。“我用雪把他们封在屋子里；人们说雪可以保持住温暖。他们没有木柴；那个供给他们木柴的树林已经被砍光了。天正下着严霜。我在裂缝和走廊里吹，我在三角墙上和屋顶上吹，为的是要运动一下。这三位出身高贵的小姐，

冷得爬不起床来。父亲在皮褥子下缩成一团。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烧的东西也没有了——这就是贵族的生活!呼——嘘!去吧!但是这正是杜老爷所办不到的事情。

"'冬天过后春天就来了,'他说。'贫穷过后快乐的时光就来了,但是快乐的时光须得等待!现在房屋和田地只剩下一张典契,这正是倒霉的时候。但是金子马上就会到来的——在复活节的时候就会到来!'

"我听到他望着蜘蛛网这样讲:'你聪明的小职工,你教我坚持下去!人们撕碎你的网,你会重新再织,把它完成!人们再毁掉它,你会坚决地又开始工作——又开始工作!人也应该是这样!气力决不会白费。'

"这是复活节的早晨。钟在响,太阳在天空中嬉戏。瓦尔得马尔·杜在狂热的兴奋中守了一夜;他在熔化,冷凝,提炼和混和。我听到他象一个失望的灵魂在叹气,我听到他在祈祷,我注意到他在屏住呼吸。灯里的油燃尽了,可是他不注意它。我吹着炭火;它射着他惨白的面孔,使他泛出一朵红光。他深陷的眼睛在眼窝里望——它们越睁越大,好象它们要跳出来似的。

"请看这个炼金术士的玻璃杯!那里面发出红光,它是

赤热的，纯清的，沉重的！他用颤抖的手把它举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喊：‘金子！金子！’他的头脑有些昏沉——我很容易就把他吹倒，”风儿说。“不过我只是搧着那灼热的炭；我陪着他走到他的女儿正在冻得发抖的房间里去。他的上衣上全是火灰；他的胡须里，他蓬松的头发上，也是火灰。他笔直地站着，高高地举起他放在易碎的玻璃杯里的贵重宝物。‘炼出来了，胜利了！——金子，金子！’他叫着，同时把杯子举到空中，让它在太阳光中发出闪光。但是他的手在发抖；这位炼金术士的杯子落到地上，跌成一千块碎片。他的幸福的最后泡沫现在炸碎了！呼——嘘——嘘！去吧！我从这位炼金术士的家里走出去了。

“岁暮的时候，日子很短；雾降下来了，在红浆果和光赤的枝子上凝成水点。我精神饱满地回来了，我横渡高空，扫过青天，折断干枝——这倒不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但是非做不可。在波列埠的公馆里，在瓦尔得马尔·杜的家里，现在有了另一种的大扫除。他的敌人，巴斯纳斯的奥微·拉美尔拿着房子的典契和家具的卖契到来了。我在碎玻璃墙上敲，在腐朽的门上打，在裂缝里面呼啸：呼——嘘！我要使奥微·拉美尔不喜欢在这儿呆下来。意德和安娜·杜洛苔

哭得非常伤心；亭亭玉立的约翰妮面上发白,她咬着拇指,一直到血流出来——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奥微·拉美尔准许瓦尔得马尔·杜在这儿一直住到死，可是并没有人因此而感谢他。我在静静地听。我看到这位无家可归的绅士昂起头来，显出一副比平时还要骄傲的神气。我向这公馆和那些老菩提树袭来，折断了一根最粗的枝子——一根还没有腐朽的枝子。这枝子作为一把扫帚躺在门口，人们可以用它把这房子扫得精光，事实上人们也在扫了——我想这很好。

“这是艰难的日子,这是不容易保持镇定的时刻；但是他们的意志是坚强的，他们的骨头是硬的。

“除了穿的衣服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是的,他们还有一件东西——一个新近买的炼金的杯子。它盛满了从地上所捡起来的那些碎片——这东西期许着有一天会变成财宝，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瓦尔得马尔·杜把这财宝藏在他的怀里。这位曾经一度豪富的绅士，现在手中拿着一根棍子，带着他的三个女儿走出了波列埠的公馆。我在他灼热的脸上吹了一阵寒气，我抚摸着他灰色的胡须和雪白的长头发,我尽我的力量唱出歌来——‘呼——嘘！去吧！去

吧！’这就是豪华富贵的一个结局。

“意德在老人的一边走，安娜·杜洛苔在另一边走。约翰妮在门口掉转头来——为什么呢？幸运并不会掉转身来呀。她把马尔斯克·斯蒂格公馆的红墙壁望了一眼；她想起了斯蒂格的女儿们：

年长的姐姐牵着小妹妹的手，
她们一起在茫茫的世界漂流。

“难道她在想起了这支古老的歌吗？现在她们姊妹三个人在一起——父亲也跟在一道！他们走着这条路——他们华丽的车子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她们作为一群乞丐搀着父亲向前走；他们走向斯来斯特鲁的田庄，走向那年租十个马克的泥棚里去，走向空洞的房间和没有家具的新家里去。乌鸦和穴乌在他们的头上盘旋，号叫着，仿佛是在讥刺他们：‘没有了窠！没有了窠！没有了！没有了！’这正象波列埠的树林被砍下时鸟儿所作的哀鸣一样。

“杜老爷和他的女儿们一听就明白了。我在他们的耳边吹，因为听到这些话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们住进斯来斯特鲁田庄上的泥棚里去。我走过沼地和田野、光赤的灌木丛和落叶的树林，走到汪洋的水上，走到别的国家里去：呼——嘘！去吧！去吧！永远地去吧！”

瓦尔得马尔·杜怎么样了呢？他的女儿怎么样了呢？风儿说：

“是的，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是安娜·杜洛苔——那朵淡白色的风信子：现在她老了，腰也弯了，因为那已经是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她活得最久；她经历了一切。

“在那生满了石南植物的荒地上，在微堡城附近，有一幢华丽的、副主教住的新房子。它是用红砖砌成的；它有锯齿形的三角墙。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那位娴淑的太太和她庄重的女儿们坐在大窗后面，朝花园里倒悬的鼠李，朝那长满了石南植物的棕色荒地凝望。她们在望什么东西呢？她们在望那儿一个快要倒的泥棚上的鹳鸟窠。如果说有什么屋顶，那么这屋顶只是一堆青苔和石莲花——最干净的地方是鹳鸟做窠的地方，而也只有这一部分是完整的，因为鹳鸟把它保持完整。

“那个屋子只能看，不能碰；我要对它谨慎一点才成，”

风儿说。"这泥棚是因了鹳鸟的窠才被保存下来的，虽然它是这荒地上一件骇人的东西。副主教不愿意把鹳鸟赶走，因此这个破棚子就被保存下来了，那里面的穷苦人也就能够住下去。她应该感谢这只埃及的鸟儿①。她会经在波列埠树林里为它的黑兄弟的窠求过情，可能这是它的一种报酬吧？可怜的她,在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豪富的花园里的一朵淡白的风信子。安娜·杜洛苔把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啊！啊！是的,人们可以叹息,象风在芦苇和灯芯草里叹息一样，啊！啊！瓦尔得马尔·杜,在你入葬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敲出丧钟！当这位波列埠的主人被埋进土里的时候，也没有穷孩子来唱一首圣诗！啊！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结束,穷苦也是一样!意德妹妹成了一个农人的妻子。这对我们的父亲说来是一个严厉的考验！女儿的丈夫——一个穷苦的农奴！他的主人随时可以叫他骑上木马②。他现在已经是躺在地下吧？至于你,意德,也是一样吗？唉！倒

① 因为丹麦的民间传说，认为鹳鸟是从埃及飞来的。

② 这是封建时代欧洲的一种刑具，样子象木马，上面装有尖物。犯了罪的人就被放在上面坐着。

霉的我，还没有一个终结！仁慈的上帝，请让我死吧！’

“这是安娜·杜洛苔在那个寒酸的泥棚——为藿鸟留下的泥棚——里所作的祈祷。

“三姊妹中最能干的一位我亲自带走了，”风儿说。“她穿着一套合乎她的性格的衣服！她化装成为一个穷苦的年轻人，到一条海船上去工作。她不多讲话，面孔很沉着，她愿意做自己的工作。但是爬桅杆她可不会；因此在别人还没有发现她是一个女人以前，我就把她吹下船去。我想这不是一桩坏事！”风儿说。

象瓦尔得马尔·杜幻想他发现了赤金的那样一个复活节的早晨，我在那几片要塌的墙之间，在藿鸟的窠底下，听到唱圣诗的声音——这是安娜·杜洛苔的最后的歌。

墙上没有窗子，只有一个洞口。太阳象一堆金子似地升起来，照着这屋子。阳光才可爱哩！她的眼睛在碎裂，她的心在裂碎！——即使太阳这天早晨没有照着她，这事情也会发生。

“藿鸟作为屋顶盖着她，一直到她死！我在她的坟旁唱起歌来！”风儿说。“我在她父亲的坟旁唱歌。我知道他的



坟和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别的人谁也不知道。

“新的时代，不同的时代！私有的土地上修建了公路；坟墓变成了大路。不久蒸气就会带着长列的火车到来，在那些象人名一样被遗忘了的坟上驰过去——呼，嘘！去吧！去吧！

“这是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假如你们能够的话，请把它讲得更好一点吧！”风儿说完就掉转身。

它不见了。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你早就听见说过，有一个女子，为了怕弄脏鞋，就踩在面包上走路；后来她可吃了苦头。这件事被写下来了，也被印出来了。

她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但是非常骄傲，自以为了不起，正如俗话所说的，她的本性不好。当她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最高兴做的事是捉苍蝇；她把它们的翅膀撕掉，使它们变成爬虫。她还喜欢捉金龟子和甲虫，把它们各个穿在一根针上，然后在它们脚旁边放一片绿叶子或一片纸。这些

可怜的生物就抓着纸，而且抓得很紧，把它翻来翻去，挣扎着，想摆脱这根针。

“金龟子在读书啦！”小英格儿说。“你看，它在翻这张纸！”

她越长大就越变得顽皮。但是她很美丽；这正是她的不幸。要是不然的话，她也许会被管教得不象现在这个样子。

“你的顽固需要一件厉害的东西来打破它！”她的妈妈说。“你小时常常踩在我的围裙上；我恐怕有一天你会踩在我的心上。”

这正是她所做的事情。

现在她来到乡下，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佣人。主人待她象自己的孩子，把她打扮得也象自己的孩子。她的外表很好看，结果她就更放肆了。

她工作了将近一年以后，她的女主人对她说：“英格儿，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

她也当真去了，不过她是为了要表现自己、叫他们看看她现在是多么文雅才去的。她来到村边的时候，看见许多年轻的农人和女人站在井边闲谈；她自己的妈妈正坐在一

块石头上休息，面前放着她在树林里捡的一捆柴。英格儿这时转身就走，因为她觉得很羞耻；象她这样一个穿得漂亮的女子，居然有这样一个褴褛的母亲，而且要到树林里去捡柴！她回头走了，并不觉得难过，她只是感到有些烦恼。

又有半年过去了。

“英格儿，你应该回家去一趟，去看看你年老的父母！”女主人说。“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可以把它送给他们。他们一定很高兴看到你的。”

英格儿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和新鞋子。她提起衣襟小心翼翼地走，为的是要使她的脚不沾上脏东西。这当然是不能责备她的。不过她来到一块沼地，有好长一段路要经过泥巴和水坑。于是她便把那条面包扔进泥巴里，她自己则在它上面踩过去，以免把脚打湿。不过，当她的一只脚踏在面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她一道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她沉得没了顶。现在只剩下一个冒着泡的黑水坑。

这就是那个故事。

英格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到熬酒的沼泽女人①那儿去了。沼泽女人是许多小女妖精的姨妈——这些小妖精

是相当驰名的,关于她们的歌已经写得不少了,关于她们的图画也绘得不少了。不过,关于这个沼泽女人,人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在夏天,凡是草地冒出蒸气,那就是因为她在熬酒。英格儿恰恰是坠到她的酒厂里去了；在这儿谁也忍受不了多久。跟沼泽女人的酒厂相比，一个泥巴坑要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杯都发出一种怪味，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杯紧紧地挨在一起。如果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火蛇，纠做一团。英格儿恰恰落到这些东西中间去了。这一大堆可怕的东西是冰冷的，弄得她四肢发抖。的确,她慢慢地冻得僵硬起来。她紧紧地踏着面包,而面包拉着她下沉，象一颗琥珀扣子吸住一根稻草一样。

沼泽女人正在家里。这天魔鬼和他的老祖母来参观酒厂。老祖母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她是永远不会闲着的。她出来拜访人的时候,手头总是带着工作做;她来到这儿也是一样。她正在男人的鞋子上缝“荡游的皮”，使得他们东飘西荡,在任何地方也安居不下来。她编一些谎话,把人们所讲

① 沼地多雾。据丹麦民间传说，沼地上住着一个巫婆，成天在熬酒，雾就是她熬酒时冒出的蒸气。

的一些谰言收集到一起。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损害人类。的确，这个老祖母知道怎样缝，怎样编，怎样收集！

她一看到英格儿,就戴起双层眼镜,把这个女孩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子!”她说。“我要求你把这小东西送给我,作为我来拜访的一个纪念品。她可以成为一个石象立在我孙子的前房里。”



英格儿就这样被送给她了。英格儿就是这样走进地狱里来的。人们并不是直接落进那里去的。只要你有那个倾向，你总会间接走进那里的。

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前房。你如果向前望，你的头就会发昏,你如果向后望,你的头也会发昏。一大堆面黄肌瘦的人正在等待慈善的门向他们打开——他们要等很久！庞大的、肥胖的、蹒跚地走着的蜘蛛，在他们的脚上织出有一千年那样陈旧的蛛网。这些网象脚镣似地磨疼他们,象铜链子似地绑着他们。每个人的

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种苦痛的不安的心情。这儿有一个守财奴,他忘记了把保险箱的钥匙带来,而且他还知道钥匙在锁里没有取出来。要把人们在这里所体验到的形形色色的苦痛心情描写出来，的确得花很多时间。英格儿作为一尊石象站在那儿,不免也感觉到这种痛苦,因为她是紧紧地焊在这条面包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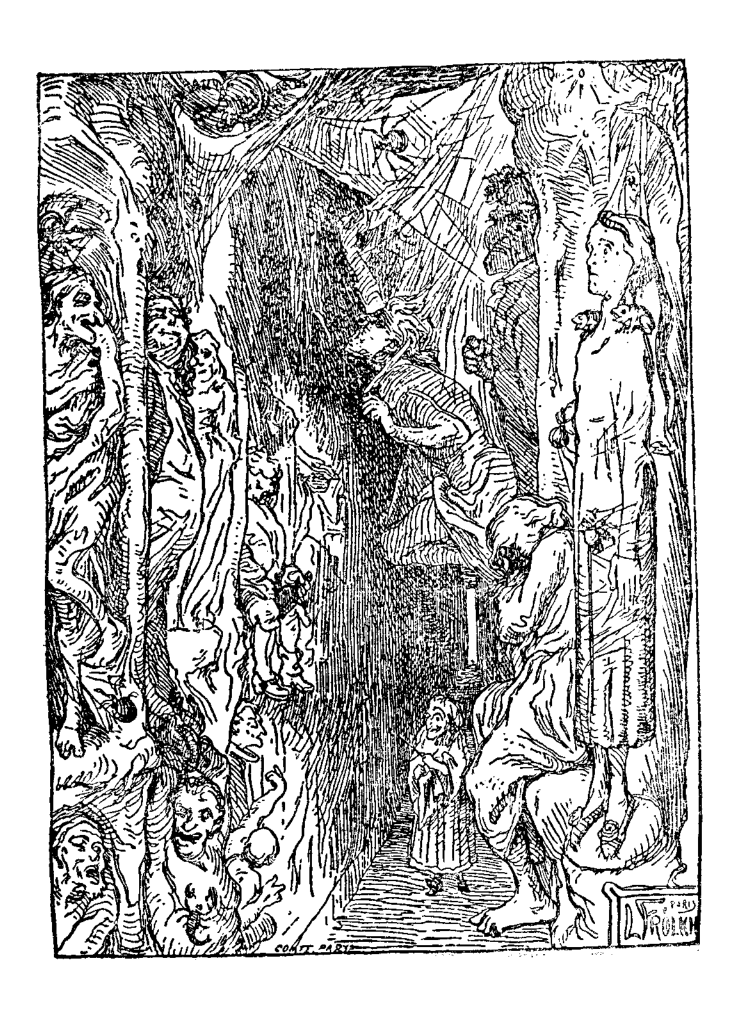
“一个人如果怕弄脏脚,就会得到这个结果,”她对自己说。“你看大家在怎样死死地望着我!”是的，大家的确在望着她；他们的罪恶思想在他们的眼里射出光来。他们在讲着话,但是他们的嘴唇上却没有什么声音发出来:他们的样子真可怕。

“瞧着我一定很愉快!”英格儿想,“的确，我有漂亮的面孔和整齐的衣服。”于是她把眼睛掉转过来；她的脖子太硬了,掉转不动。嗨,她的衣服在沼泽女人的酒厂里弄得多脏啊,她真没有想到。她的衣服全糊满了泥;她的头发里盘着一条蛇，并且悬在她的背上。她衣服的每个褶纹里有一只癞蛤蟆在朝外面望，象一个患喘息病的狮子狗。这真是非常难看。“不过这儿一切别的东西也都可怕得很!”她自己安慰着自己。

最糟糕的是，她感到可怕地饥饿。她能不能弯下腰来，把她踩着的面包弄一块下来吃呢？不能，她的背是僵硬的，她整个的身体象一尊石象。她只能尽量把脑袋上的眼睛向侧边转动，以便看到她的后面；这可难看极了。苍蝇飞过来，在她的眉间爬来爬去。她眨着眼睛，但是苍蝇并不飞开，因为它们飞不动：它的翅膀被拉掉了，它们变成了爬虫。这是一种痛苦，饥饿又是另一种痛苦。是的，最后她觉得她的内脏在吃掉自己，她的内部完全空了，可怕地空了。

“假如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我就支持不住了！”她说。但是她得支持下去。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将会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时一滴热泪落到她的头上来了，沿着她的脸和胸脯流下来，一直流到她踩着的热面包上面。于是另一滴眼泪又流下来了，接着许多许多颗就流下来了，谁在为英格儿哭呢？她不是在人世间有一个妈妈吗？母亲为儿女所流的悲恸的眼泪，总会流到自己孩子身边去的；但是眼泪并不会减轻悲恸，它会燃烧起来，把悲恸扩大。再加这无法忍受的饥饿，同时又摸不到她的脚所踩着的那条面包！最后她感觉到她身体里的一切已经把自己吃光了，她自己就好象一根又薄



又空的芦管,能够吸收所有的声音,因为她能清楚地听到上面世界里的人们所谈的关于她的一切话语，而人们所谈的都很苛刻和怀有恶意。她的母亲的确为她哭得可怜伤心。但是她还说:“骄傲是你坠落的根由。英格儿，这就是你的不幸。你使你的母亲多难过啊!”

她的母亲和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罪过，都知道她曾经踩着一条面包沉下去了,不见了,这是山坡上的一个牧童讲出来的。

“英格儿，你使你的母亲多难过啊!”母亲说。“是的,我早就想到了!”

“我只愿我没有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英格儿想。“那末事情就会好得多了。不过现在妈妈哭又有什么用处呢？”

于是她听到曾经对她象慈爱的父母的主人说过:“她是一个有罪过的孩子!”他们说,“她不珍爱上帝的礼物，把它们踩在脚下，她是不容易走进宽恕的门的。”

“他们要是早点惩罚我倒好了,”英格儿想。“把我脑子里的那些怪思想赶出去——假如我有的话。”

她听到人们怎样为她编了一支完整的歌:“一个怕弄脏鞋子的傲慢姑娘。”这支歌全国的人都在唱。

“为了这件事我得听多少人唱啊!为了这件事我得受多少痛苦啊!”英格儿想。“别的人也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罪过而得到惩罚呀。是的,应该惩罚的人多着呢。啊,我是多么痛苦啊!”

她的内心比她的身体变得更僵硬。

“在这里，跟这些东西在一起,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变好的！而我也不希望变好！看吧，他们是怎样在瞪着我啊!”

现在她的心对一切的人都感到忿怒和憎恨。

“现在他们总算有些闲话可以聊了！啊,我是多么痛苦啊!”

于是她听到人们把她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那些小家伙把她叫做不信神的英格儿——“她是多么可憎啊!”他们说,“多么坏，应该重重地受到惩罚!”

连孩子们也严厉地指责她。

不过有一天，当悲哀和饥饿正在咬噬着她空洞的身躯的时候，当她听到她的名字和故事被讲给一个天真的小孩听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小女孩因了这个骄傲和虚荣的英格儿的故事而流出眼泪来。

“难道她再也不能回到这地面上来吗?”小女孩问。回



答是:“她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不过假如她请求赦罪、答应永不再象那个样子呢?”

“但是她不会请求赦罪的,”回答说。

“如果她会的话,我将是多么高兴啊,”小女孩说,她是非常难过的。“只要她能够回到地上来,我愿献出我所有的玩具。可怜的英格儿——这真可怕!”

这些话透进英格儿的心里去,似乎对她起了好的作用。这算是第一次有人说出“可怜的英格儿!”这几个字,而一点也没有强调她的罪过。现在居然有一个天真的孩子在为

她哭，为她祈祷。这使得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自己也想哭一场，但是她哭不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痛苦。

地上的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下边的世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她不再听到上面的人谈起她的事情了。人们不大谈到她。最后有一天她听到一个叹息声:“英格儿！英格儿！你使我多伤心啊！我早就想到了!”这是她将死的母亲的叹息声。

她可以偶尔听到,她以前的老主人提起了她的名字。女主人说的话是最和善的。她说:“英格儿，难道我再看不到你么？人们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英格儿知道得很清楚，好心的女主人决没有办法到她这儿来的。

时间慢慢地过去——漫长和苦痛的时间。

英格儿又听到人提起她的名字，同时看到她头上好象有两颗明亮的星星在照耀着。这是地上闭着的两颗温柔的眼睛。自从那个小女孩伤心地哭着“可怜的英格儿”的时候起，已经有许多年过去了。小女孩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老太婆,快要被上帝召回去了。正当她一生的事情都在她眼前出现的时候，这位老太婆记起,当她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

曾听到英格儿的遭遇,曾经为她痛哭过。那个时刻,那个情景,都在这位老太婆最后的一分钟里出现了。她差不多大声地叫起来:“上帝啊,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象英格儿一样,常常无心地踩着您赐给我的礼物,我不知道我心里是否也充满了傲慢的思想,但是您在慈悲之中并没有让我坠下去,而却把我托了起来!请您不要在我最后的一瞬间离开我!”

这个老太婆的眼睛合起来了,但她的灵魂的眼睛却是对着一切隐藏着的东西张开着的。英格儿在她最后的思想中生动地出现,她现在看到了她,看到她沉得多么深。这景象使这个虔诚的女人流出泪来。她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在天国里站着,为可怜的英格儿而流眼泪。她的眼泪和祈祷,在这个受苦的、被囚禁的女子周围的暗空中,听起来象一个回声。这种来自上面的、不曾想到过的爱,把她征服了,因为有一个安琪儿在为她流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赐给她呢?这个苦难中的灵魂似乎回忆起了她在地上所做的每件事情;她哭得全身抽动起来,英格儿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她对于自己感到非常悲哀。她觉得宽恕的门永远不会为她打开。当她在悔恨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一线光明就向地下的深渊射来。它的力量比那融掉孩子们在花

园里所做的雪人的太阳光还强，比落在孩子们的热嘴唇上的雪花还要融化得快，它变成了一滴水。于是僵化了的英格儿就变成了一阵烟雾；一只小鸟，以闪电的速度，飞到人世间去。不过这只鸟儿，对于周围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怯，它对自己感到惭愧，它害怕遇见任何生物，它飞进一个崩颓的墙上的黑洞里去藏躲起来。它在那里面缩做一团，全身发抖，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因为它没有声音。它在那里藏了很久以后才能安静地看出和辨别出周围的美丽景物。的确，周围是很美的：空气是新鲜和温和的；月亮照得那么明朗；树和灌木发出清香。它栖身的那个地方是那么舒适；它的羽衣是那么净洁。啊，一切造物都表示出美和爱！这只鸟儿想把在它心里激动着的一个思想都唱出来，但是它没有这种力量。它真希望能象春天的杜鹃和夜莺那样唱一阵歌呢。我们的上帝，他能听出蠕虫无声的颂歌，也能听出这鸟儿胸中颤动着的赞美曲，正如他能听出大卫心里还没有形成歌词的圣诗一样①。

这些无声的歌，在鸟儿的胸内波动了好几个星期。只要

① 据传说，旧约里的圣诗是以色列王大卫所作的。

好的行为一开始，这些歌马上就要飞翔出来，而现在也应该有一件好的行为了。

最后神圣的圣诞节到来了。一个农人在一口古井旁竖起一根竿子，在竿子上绑了一些麦穗，好叫天上的鸟儿也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我们救主的这个节日里能满意地吃一餐。

圣诞节的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麦穗上面。所有歌唱着的小鸟绕着竿子飞。这时那个墙洞里也发出“吱吱”的声音。那动荡着的思想现在变成了歌。那柔弱的吱吱声现在成了一首完整的欢乐颂。要做出一件好的行为——这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了。这只鸟儿从它藏身处飞出来。天上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儿。



这是一个严峻的冬天。水池里都结满了冰。田野里的动物和高空中的鸟儿都因为没有食物而感到苦恼。这只小鸟儿飞到公路上去；它在雪橇辙里找到一些麦粒，在停留站里找到一些面包屑。在它所找到的这些东西中，它自己只吃很少的一部

分，而却把大部分请许多别的饥饿的鸟儿来共享。它飞到城里去，在四处寻找。当它看到窗台上有许多慈善的手为鸟儿撒了一些面包屑时,它自己只吃一丁点,而把其余的都送给别的鸟儿。

在这整个的冬天，这只鸟儿收集得来和送给别的鸟儿的面包屑，已经比得上英格儿为了怕弄脏鞋子而踩着的那条面包。当它找到了最后的一块面包屑、同时把它献出来时，它的灰色翅膀就变成了白色，同时伸展开来。

“请看那一只海燕，它在横渡过海，”孩子们看到这只白鸟的时候说。它一会儿向海面低飞，一会儿向明朗的太阳光上升。它发出闪光。谁也不知道它飞向什么地方去了；有的人说，它直接飞向了太阳。



译　后　记

沼泽王的女儿（Dyndkongens Datter）发表于 1858 年。安徒生自己说,他写这书费了很大的气力,读了许多关于埃及的书，原稿前后修改了六次。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纪元 830 年前后；那时丹麦刚刚开始接受基督教。赛跑者（Hurtigløberne）发表于 1858 年。钟渊（Klokkedybet）发表于 1857 年。这是根据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的一个民间传说写的。恶毒的王子（Den onde Fyrste）发表于 1840 年。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Vinden fortœller om Valdemar Daae og hans Døtre）发表于 1859 年。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发生于十七世纪初。安徒生借萧萧的风声把它讲出来,在技巧上是一个新的尝试。踩着面包走的女孩（Pigen，som tradte pad Brødet）发表于 1859 年。这是根据一个民间传说写的。在传说中主人公变成了石象，但安徒生却使她最后得救。

这几篇童话的排列次序是依照安徒生生前亲手编的

安徒生童话和故事全集（H．C．Andersens Eventyr og Historier）第三册，而不完全是依照它们发表的年月先后。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5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7 定价：0.35 元

书　号：10188・37

定　价：　0.35元